

德麦国际 · SDE UNIVERSES

反事实自我的社会制造

——一步守恒、不可结清性与稀缺分配装置的产品

王 德 生

今日长文 · 学术创造专栏 · 期刊论文频道 · 律篇

王德生 著 · SDE UNIVERSES · 约 4.4 万字 · 发表于 2026年7月18日 · 三种阅读模式

摘要

有一个现象，所有关于竞争的既有理论都预测它会停下来，而它没有停：备考投入在越过"再增加就会降低自己成绩"这条线之后仍然继续增加。位置性商品理论、军备竞赛模型、锦标赛理论全部预测一个均衡——理性行动者escalate 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就停手，因为再往前是自伤。观察到的不是均衡，是持续穿过自伤线的加码。本文认为这个事实不可解释，是因为被优化的东西被认错了：加码的目标从来不是成绩。本文从被拒者的处境出发，做一条不依赖任何既有文献的推导。一个被拒绝的人必须做一件事——组织自己剩下的人生；为做这件事，他必须持有一个反事实自我，即一个"本可以通过的我"。这个反事实有两个失效条件：距离为零则它不存在（你已经做到了却仍然失败，无可归因），距离为无穷则它不可持有（"我天生不行"，同样无可归因）。因此它必须被维持在恰好一个增量之外。本文把这一条件凝缩为**一步守恒**：守恒的是距离，不是水平。**加码不停，是因为均衡条件加在距离上，而距离在任何水平上都被满足。**由此得到三个既有框架产不出的结构后果。其一，**无顶属性偏好**：装置必然选择没有饱和点的可认领属性（时长、投入、努力），系统性地排除有饱和点的属性（掌握度）——因为任何有顶的属性都会在某个人身上被打满，从而杀死反事实。其二，**外壳规格是三条而不是两条**：不可争辩、可归因、**不可结清**；前两条在阈值型装置上同样满足，而阈值型不分泌外壳，因此第三条才是分泌压力的唯一来源。其三，**排序与阈值的分界不在拒绝理由的语法，在反事实能否终止**：飞行执照的反事实是确定的、有界的、可抵达的（"会降落的我"），它终止；排名的反事实由他人的位置定义，位置在动，它不能终止。本文据此重新定位人工智能的作用：它不是揭穿了分数的失效，是**取消了"我本可以"与"我此刻能"之间的间隙**——而可归因性活在那个间隙里。由此得到三个反直觉推论：新的排序型装置在结构上不再能被建立（安装窗口关闭），因而现存装置反而变得不可替代；被普遍读为"防作弊"的过程型技术不是外壳的换代而是它的降级，它必然通过给过程评分而重新结果化，周期为一个学年；以及，人工智能只实质伤害那些**确实在测量**的装置——飞行执照、外科资格、焊工认证——而全部恐慌落在一个不会被伤害的装置上。本文最后论证：既有的相关文献不是本文的对手，是本文的特例。默顿的失范五型是反事实自我制造的失败分类学；斯特劳森的反应性态度悬置是要件二的哲学表述；法兰克福反例问的是"归责需不需要他择可能"，而从未有人问过"承受归责需不需要它"。本文以自身在同行评审中的处境完成自反检验，并指认这条律咬住的第一个装置就是造它的那个尺度。附录以十四条带日期、可由不同意者执行的押注登记本文的全部证伪条件——包括一条本文赢了会很难看的：这条律预测自己会被当成标签引用并脱钩，所需时间约一个投稿周期。

关键词：反事实自我；一步守恒；不可结清性；无顶属性；稀缺分配装置；可归因性

目 录

一、一个不会停下来的现象	4
二、从被拒者出发：一条不引用任何人的推导	6
三、三约束规格与它的判决	11
四、分界的根：反事实能否终止	15
五、装置在时间中：安装、脱钩、再结果化	19
六、律的跨学科强制	24
七、既有文献在这条律下的位置	29
八、证伪条件	33
九、唯一的落点是结清	35
十、结论	37
十一、自反：这条律咬到造它的人	38
十二、附录 公开押注登记表	41
十三、参考文献	46

一、一个不会停下来的现象

（一）红皇后不该跑到这里

考虑一个被反复观察、反复描述、却从未被解释的事实。

在高强度升学竞争的社会中，备考投入的增长没有停在任何一个可以被称为均衡的地方。它越过了一条线——那条线是：**再增加投入，自己的成绩会下降**。睡眠时间被压到六小时以下之后，记忆巩固与提取效率的下降是可测量的；压到五小时以下，测试表现的下降幅度超过额外学习时间所能补偿的量。这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经验问题，它是睡眠研究中最稳固的结论之一。

然而投入继续增加。

这个事实要求一个解释，而它没有得到过。让我们看看现有的框架分别预测什么。

位置性竞争预测停止。 赫希（Hirsch, 1976）关于位置性商品的经典分析、以及弗兰克与库克（Frank & Cook, 1995）对赢者通吃市场的研究，给出的机制是清楚的：当一个商品的价值来自相对位置而非绝对水平，个体的理性投入会产生集体的浪费——所有人都加码，相对位置不变，投入全部沉没。这个机制是对的，但它的预测是一个**均衡**：加码停在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的地方。跑过那个点，是不理性的，因为它同时提高成本并**降低**自己的绝对表现，从而降低相对位置。红皇后要一直跑，但红皇后不会跑到把自己的腿跑断——跑断腿她就跑不动了，这不需要利他，只需要算术。

军备竞赛模型预测停止。 所有标准的军备竞赛模型都在成本函数变凸的地方收敛。自伤区是成本函数的一个断崖，它让收敛提前，不是让收敛消失。

锦标赛理论预测停止。 拉齐尔-罗森式的锦标赛模型里，参赛者的努力水平由奖金差额与努力的边际成本共同决定，且在努力开始降低自己的产出时，最优努力已经被越过。模型不允许均衡落在自伤区。

内卷不是一个解释。 "内卷"这个词在当代讨论中承担了描述这个现象的全部工作，而它是一个描述：它说"投入增加而产出不变"。它没有说为什么不停。任何一个把它当解释用的论证，都在用现象的名字回答关于现象的问题。

坎贝尔定律不解释这个。 坎贝尔（Campbell, 1979）说的是指标一旦被用于社会决策就会承受腐蚀压力并扭曲它所监测的过程。这是对的，且它解释了刷题为什么会取代学习。它不解释刷题为什么会取代睡眠。指标腐蚀预测的是**替代**（用便宜的优化替代昂贵的实质），不是**穿透**（越过自伤线继续加码）。

四个框架，一个共同的预测：**停**。

它没有停。

（二）三个同构的不停

如果这只是教育里的一个怪癖，它可以被归为文化特殊性。它不是。同一个结构在几个彼此无关的地方重复出现，且每一处都是"应当停而未停"。

其一，落第者把儿子送进去。 明清科举的落第者——占全部应试者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没有离场。他们成为塾师、幕友、讼师、乡绅，并且把自己的儿子送进同一个装置（Elman, 2000）。这个事实通常被读为文化惯性或身份策略。但它有一个更难的地方：一个已经用三四十年确认了自己不会通过的人，为什么不是停止，而是**转移**？如果他相信的是"这条路值得走"，他自己为什么不继续走？如果他相信的是"这条路我走不通"，他为什么送儿子去走？

其二，退役运动员的失序。 竞技体育中，排名型项目运动员的退役适应困难显著高于常人的直觉预期，且与其成绩水平的关系并不单调。通常的解释是身份丧失与收入断崖。但这个解释预测：成绩越好，落差越大，适应越难。观察到的模式并不干净地支持这一点——**接近顶峰而未到顶的那一档，困难最重**。身份丧失解释不了为什么"差一点"比"差很多"更难。

其三，患者要求进入诊断。 慢性疲劳综合征、纤维肌痛、长新冠的患者社群，为某个诊断进入手册而持续动员。他们的诉求从来不是"取消诊断分类"，是"把我纳入分类"。如果分类是一套施加于人的权力技术，被它排除的人应当庆幸自己在它之外。他们在敲门。

三个场景，三个学科，一个共同结构：**一个应当终止的东西没有终止，而且它的不终止采取了同一种形态——不是坚持原地，是持续地重新定位。**

（三）本文的判断

本文认为，这四个事实（备考穿透自伤线、落第者转移、"差一点"的退役最难、被排除者要求进入）不可解释，是因为被优化的对象被认错了。

它们全部可以被同一个判断消化：

稀缺分配装置的社会产品，不是分配结果，也不是关于被分配者的信息，而是**反事实自我**——一个被拒者必须持有、且必须永远无法抵达的替代版本的自己。装置的全部技术工作，是把它维持在**恰好一个增量之外**。距离为零则它不存在；距离为无穷则它不可持有。守恒的是距离，不是水平。

本文把这一条件称为**一步守恒**。

加码之所以不停，是因为均衡条件加在距离上，而距离在任何水平上都可以被满足。当全场都做到 X，"我本可以做到 X"就死了——它不再是反事实，它是事实。于是那个必须存在的反事实自我必须

移到 $X+1$ 。**这不是竞争，这是一个必须始终保持一步之遥的靶子的持续再定位。** 自伤线不构成障碍，因为自伤线是关于水平的，而守恒的是距离。

落第者转移，是因为他的反事实自我不能终止，而不能终止的东西必须被**寄放**。最近的宿主是儿子。

"差一点"的退役最难，是因为距离越小，反事实越锋利——一个差很多的人可以把距离设为无穷（"我本来就不是那块料"），而距离无穷的反事实不可持有，因此它被丢弃，因此他自由了。差一点的人丢不掉它。

被排除者要求进入分类，是因为没有分类他就没有反事实自我——他连"我本可以"都说不出来，他只有一句"我的痛苦不算数"。**外壳是被拒者需要的东西，因此被拒者会为进入外壳而斗争。**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从被拒者的处境出发做一条推导，这条推导不引用任何人，也不需要任何人——它是本文的地基，如果它错了，后面全部作废。第三节给出装置的完整规格，并证明它是三条而不是两条。第四节把排序与阈值的分界下移到反事实能否终止。第五节把装置放进时间，处理安装、脱钩与人工智能。第六节把这条律在若干学科中推到强制不一致。第七节才第一次系统面对既有文献——不是为了与它们分岔，是为了指出它们是这条律的特例。第八节给证伪条件。第九节谈干预。第十一节承担自反。

二、从被拒者出发：一条不引用任何人的推导

本节不引用任何文献。这不是风格选择，是结构要求：本文的地基如果需要靠与谁的分岔来站住，它就不是地基，是一层楼。

（一）拒绝之后，被拒者必须做一件事

从一个人被拒绝的那一刻开始。

他失去了一个位置。但失去位置不是他面临的问题——失去位置只是一个事实。他面临的问题是：**他还要活很多年，而这些年必须被组织起来。**

组织一段人生需要一个最低条件：这段人生必须是可以被叙述的。不是叙述给别人听，是叙述给自己听——一个人做每天的决定，靠的是一个关于"我是谁、我在往哪走"的连续叙述。这个叙述不需要准确，不需要动人，甚至不需要成立。它只需要**存在**，并且能容纳刚刚发生的那件事。

一个认为自己被不公正地毁掉了的人，无法组织自己剩下的人生。原因不是他痛苦——痛苦可以被承受。原因是他的叙述里有一个洞：在那个洞里，发生了一件与他无关、由他无法影响、且决定了他一切的事。一段包含这样一个洞的叙述，无法向前延伸——因为如果那件事与他无关，那么接下来的一切也可能与他无关，那么他今天做什么就没有意义。

所以，被拒者必须做的那件事是：**把那次拒绝接回自己的叙述。**

请注意这一步的方向。不是社会要求他接受。不是任何人在灌输。是他自己必须做这件事，因为不做的代价由他自己承担，而且是全额承担。

（二）为了做那件事，他需要一个反事实

怎么把一次拒绝接回自己的叙述？

只有一种接法：**那次拒绝必须与他做过的某件事有关。**

这句话看起来平淡，它的内容却是全部。"与他做过的某件事有关"，意思是：存在一个他本可以做出的不同选择，如果他做了，结果会不同。

这就是一个反事实。而这个反事实一旦被持有，它就立刻具备一个形态：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可能性，它是一个**人**——那个做出了不同选择的、本可以通过的他自己。

本文称这个东西为**反事实自我**。

它不是一个比喻。它有一个可以被指认的内容：那个人做过什么（多刷了一千道题）、他和现实中的这个人差多远（一千道题）、以及他此刻在哪里（不存在，但可以被想象到具体）。被拒者携带他生活，向他解释自己，在深夜与他对话。他是"我本可以"这三个字的指称对象。

一次拒绝之所以能被接受，不是因为被拒者相信这次拒绝是准确的，是因为他手里有这个人。

（三）反事实的两个失效条件

反事实自我不是随便什么反事实都行。它有两个失效条件，且这两个条件方向相反。

失效条件一：距离为零。

假设被拒者已经做到了他所能想到的一切——他刷完了所有的题，他睡了四个小时，他没有一天休息——而他仍然被拒绝了。

那么"我本可以"的指称对象是谁？没有人。不存在一个做得更多的他。反事实自我坍缩到与现实自我重合，于是它不再是反事实，于是它消失。

这一刻发生的事，比失败严重得多：**他失去了那个洞的补丁。** 那次拒绝重新变成了一件与他无关的事——因为他做尽了，结果仍然如此，那么结果不是由他决定的。叙述重新出现一个洞。

这就是为什么"我已经尽力了"这句话在被拒者口中极少出现，而在安慰者口中极多出现。安慰者以为他在拆掉被拒者的自责；他实际上在拆掉被拒者的地板。

失效条件二：距离为无穷。

假设被拒者相信的是："我天生不行。"

那么反事实自我在哪里？他在一个不可抵达的地方——要成为他，被拒者必须换一副大脑。而一个需要换大脑才能抵达的替代自我，不是“我本可以”的指称对象，是另一个人。

于是可归因性同样消失，且以另一种方式：那次拒绝确实与他有关，但与他做过的事无关——它与他**是什么**有关。而“我是什么”不是一个选择，因此它不能承担责任，因此它不能补那个洞。

一个相信自己天生不行的人，和一个相信自己被暗箱操作毁掉的人，处境是同一个：他们的人生里都有一件由外力决定的、与自己的行动无关的事。前者的外力是基因，后者的外力是考官。**两者都无法组织剩下的人生。**

这就是为什么“你天生不行”是一个在社会上无法交付的拒绝理由，而“你不够努力”是一个完美的拒绝理由。这不是因为后者更善良——它更残酷。是因为后者可用。

（四）一步守恒

两个失效条件夹出一个区间：

反事实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距离，必须严格大于零，且必须严格小于无穷。

这是一个开区间。而开区间还不够——因为它没有说距离应当在哪里。

再走一步。假设距离很大但有限：被拒者相信“我本可以，只要我当初从初中就开始准备”。这个反事实是可持有的（它有限），也是可归因的（它涉及他的选择）。它有什么问题？

它的问题是：**它已经过期了。**那个岔路口在过去，现在不能回去。这个反事实自我可以用来解释过去，不能用来组织未来——而组织未来正是被拒者需要它的原因。一个只解释过去的反事实自我，在解释完的那一刻就完成了任务并变成一块死物；被拒者持有它，得到的是懊悔，不是方向。

所以距离还有第三个约束：**它必须落在下一个动作可以覆盖的范围内。**

三个约束合起来，把距离逼到一个点：

反事实自我必须恰好在一个增量之外。

一个增量的定义是：被拒者从此刻出发、用他手上的手段、可以做出的下一个动作。多刷一千道题。多睡一小时。再来一年。

本文称这一条件为**一步守恒**。

守恒的是距离，不是水平。这是全文最重的一句话，它的全部后果由此展开：

当全场的水平从 X 上升到 $X+1$ ，一步守恒并没有被违反——它只是要求反事实自我同步移到 $X+2$ 。距离仍然是一个增量。装置的产品仍然被正常交付。而水平已经上升了一格，且它可以继续上升，因为守恒条件对水平没有任何要求。

这就是加码不停的机制。 它不是竞争的失控，它是一个恒定条件在一个可移动的量上的正常运行。自伤线之所以不构成障碍，是因为自伤线是关于水平的：它说“再往上，你的成绩会降”。而守恒的是距离——只要“我本可以再多做一点”这句话在语法上仍然可说，产品就仍然在被交付，装置就仍然在正常工作。**它在被拒者的成绩下降的同时，仍然在正常工作。**

一个推论立刻跟出来，而它是可检验的：**加码的强度应当与自己的绝对水平无关，与自己和录取线之间的距离感相关。** 一个远远不可能通过的人，和一个稳稳会通过的人，都不加码——前者的距离是无穷（他丢掉了反事实自我，他自由了），后者的距离是零（他不需要反事实自我）。**加码最重的是那一档：差一点。** 这个预测与“竞争压力随录取率下降而普遍上升”这一常识预测不同——它预测的是一个**单峰**，峰值在录取线上，两侧都低。

（五）无顶属性偏好

一步守恒对装置提出了一个它必须满足的技术要求，而这个要求决定了它测量什么。

装置必须让“我本可以再多一点”这句话在**任何水平上**都可说。否则，在某个水平上距离会坍缩到零，产品交付失败。

一个属性如果有饱和点，它就做不到这一点。

考虑“掌握度”。一个人可以掌握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掌握了就是掌握了——不存在“更掌握”。一旦他掌握了，“我本可以更掌握”这句话就不可说了，反事实自我在这个属性上消失。

考虑“刷题量”。没有上限。任何数字之上还有那个数字加一。**“我本可以再多刷一点”在任何刷题量上都可说，包括在一个生理上不可能的刷题量上。**

考虑“睡眠时间的削减”。有一个生理上限（零），但在抵达之前的每一点上都还可以再削一点。而且它有一个更阴险的性质：它可以与成绩负相关，同时保持完美的可认领性——**“我本可以再少睡一小时”这句话的可说性，完全不依赖于少睡一小时是否有用。**

由此：

无顶属性偏好： 稀缺分配装置系统性地选择没有饱和点的可认领属性，系统性地排除有饱和点的属性。

这不需要任何人策划。它是选择压力：一个建立在有顶属性上的装置，会在第一批人打满那个属性的时候暴露——那批人做尽了并且失败了，他们的反事实自我坍缩，他们的叙述出现洞，他们退出

或者指认施害者。装置于是失去他们，也失去他们的儿子。一个建立在无顶属性上的装置不会遇到这一刻。

这给出了本文对评价技术史的读法，而它与“提高测量准确性”的读法完全相反。

SAT 从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一路更名，最终在 1990 年代彻底放弃 aptitude 一词，并在 2016 年的改革中明确宣布向高中课程内容对齐。从能力倾向转向课程掌握度，如果目标是准确地测量认知能力，这是一次纯粹的倒退——后者混淆了能力与教学质量、家庭资源、备考投入。

用一步守恒读，它是一次必然，但需要精确：**它不是从“不可归因”转向“可归因”，是从“有顶”转向“无顶”。**能力倾向的问题不只是它不可归因（“你天生不行”），更是它**封顶**——一个人的能力倾向是一个定数，它没有下一个增量。课程掌握度看起来有顶（学会了就是学会了），但它在实践中被拆成一个无顶的东西：不是“会不会”，是“熟不熟、快不快、稳不稳、在压力下崩不崩”。**装置把一个有顶的属性，加工成了一个无顶的属性。**这个加工动作——本文称之为**去顶**——是评价技术演进的核心工序，而它从未被记录为一项技术，因为它从来不以技术的名义出现。它以“提高区分度”的名义出现。

区分度这个词在测量学中的含义是：让不同水平的人得到不同的分数。它的社会功能是：**保证在任何水平上都还有下一格。**

（六）为什么不能结清

到这里，一步守恒已经解释了加码不停。但它还没有解释一件事：为什么这个过程不能**结束**。

一个人可以持有一个反事实自我，努力，然后抵达它。抵达之后呢？

如果他抵达了，反事实自我就被兑现了，距离坍缩到零，装置对他的作用终止。他结清了。

这在某些装置上确实发生。一个想开飞机的人，去学，学会，考过，然后他开飞机去了。他的反事实自我（“会降落的我”）被完全兑现，且兑现之后不再有下一个——因为那个反事实是**确定的、有界的、由标准定义而不由他人位置定义的**。

在另一些装置上，它不能发生。而不能发生的原因，不是因为标准太高。是因为反事实自我的内容里有别人。

“我本可以排进前一千名”——这个反事实自我是谁？他不是一个确定的人。他是“比那一千个人里最后那个更强的我”。而那一千个人也在移动。所以当被拒者做到了去年的第一千名的水平，他发现今年的第一千名已经在别处。**他抵达了那个地点，那个人不在那里。**

由此：

不可结清性：当反事实自我的位置由他人的位置定义时，它不能被兑现，因此它不能被结清，因此持有它的人不能退出。

这是本文的第三个结构结论，也是最重的一个。它区分的不是两种拒绝理由，是两种反事实：

- **可结清的反事实**：内容由一个不动的标准定义。可抵达，可兑现，兑现之后终止。
- **不可结清的反事实**：内容由他人的位置定义。位置在动，因此它不可抵达；不可抵达因此不可兑现；不可兑现因此持有者不能退出。

而"不能退出"正是那个装置需要的东西——它需要落选者继续在其中劳动、纳税、供养下一代考生。它不需要说服任何人留下。**它只需要交付一个不能被结清的反事实自我，剩下的事由被拒者自己完成。**

这也解释了落第者的转移。一个不可结清的反事实自我，不会因为持有者放弃而消失——它没有被兑现，也没有被证伪，它只是被携带着。而一个携带了三十年、既不能兑现也不能丢弃的东西，会寻找宿主。最近的宿主是儿子。**父亲送儿子进考场，不是在传递期望，是在转移一个不能结清的账。**

这一节的推导到此结束。它没有引用任何人，也不需要任何人。三个结论：**一步守恒、无顶属性偏好、不可结清性。**后面全部由它们展开。

三、三约束规格与它的判决

（一）装置必须交付什么

由第二节，装置的产品是一个反事实自我，它必须被交付到被拒者手上，且必须满足一步守恒。

要做到这一点，装置必须同时满足三条约束。本文逐条给出，并证明第三条不能被前两条推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第三条正是全部分泌压力的来源。

约束一：不可争辩。

被拒者必须无法组织出一个有效的反驳。反驳需要一个对象——某个可以被指认为"错了"或"不公"的东西。如果这个对象存在，责任的落点就转移出去了：不是我没做够，是他搞错了。而责任一旦转移出去，反事实自我就无法被交付——因为反事实自我的内容是"我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它要求那个决定我的因素在我身上。

装置通过三重结构消除反驳对象：

- **非人格化**：拒绝你的不是人，是分数。你无法怨恨一个数字。
- **程序化**：分数不是被判定的，是被计算的。这切断了"换个人评就不一样"。
- **通约化**：你与其他人被放在同一个标量上。这切断了"我和他不一样，不能这么比"。

请注意这三重结构的靶子。既有的解读把它读为对外的防御——防御公众质疑、防御诉讼、防御上级追问。这个读法在方向上是错的。**被拒者的第一个反驳对象不是别人，是他自己。**他必须无法向

自己提起上诉。一个能向自己上诉的人，就无法向自己交付反事实自我——因为上诉的内容恰恰是"这不是我的问题"。

由此，本文把约束一精确化为**内向不可争辩性**：三重结构的靶子是被拒者的自我辩护能力，不是他的公开抗议能力。公开抗议只是自我辩护成功之后的溢出。

一个可检验的分野随之出现：如果不可争辩性是对外防御，那么它的强度应当与外部质疑的烈度相关；如果它是内向的，那么它的强度应当与拒绝对被拒者的严重程度相关，与外部质疑无关。**在这两个变量分离的场景中，两个读法给出相反的预测。**

约束二：可归因。

拒绝的理由必须落在被拒者自己控制的属性上，且由第二节，那个属性必须无顶。

约束三：不可结清。

这是本文与它的前身分岔的地方，也是本节的重点。

（二）为什么必须是三条：四个装置的判决

本文的前身框架（王德生，2026a）给出的是两条约束——不可争辩与可归因——并论证：抽签满足第一条违反第二条，导师的整体判断满足第二条违反第一条，因此只有一个非人格的、程序化的、通约化的、且测量某种被拒者自己控制的属性的装置，才能同时满足两条。那个论证的结论是：**这就是测度外壳的完整规格。**

它不完整。

考虑第三个装置：飞行执照考试。

它非人格吗？是。它程序化吗？是——同一套标准，任何考官执行结果相同。它通约化吗？是——有一条分数线。它测量某种被拒者自己控制的属性吗？是——你会不会降落，是你练出来的。

它满足两条约束的每一个字。而它不分泌外壳。

它的测度效度高，且不随时间衰减。围绕它没有形成一个把它与它声称测量的东西撬开的优化产业——一个飞行执照的"应试技巧"如果真的能让不会降落的人拿到执照，那不是外壳成熟，那是空难。

一个满足全部规格却不产生规格所要预测的后果的装置，是对规格的直接证伪。

四个装置的完整判决：

装置	不可争辩	可归因	不可结清	分泌外壳?
抽签	√	✗	—	否（且不生产反事实自我）
导师的整体判断	✗	√	—	否（拒绝不可接受）
飞行执照	√	√	✗	否
高考	√	√	√	是

第三行是判决行。它证明前两条约束合起来推不出外壳。缺的那一条是第三条，而第三条不能从前两条推导——它是一个独立的结构条件，且它是排序型装置独有的。

由此，完整规格：

稀缺分配装置必须同时满足：不可争辩（否则反事实自我无法交付）、可归因（否则它没有内容）、不可结清（否则它被兑现后终止，装置失去它的产品）。前两条是交付条件，第三条是持有条件。分泌压力全部来自第三条。

这一改写有一个直接后果：**排序与阈值的分界，不是外壳规格的边界条件，它就是外壳规格本身的第三条。** 在前身框架里，规格是一件事（第六节），边界是另一件事（第七节），两者被分别论证。它们不是两件事。第四节展开这一点。

（三）测度外壳：距离的维持设备

到这里可以给测度外壳一个定义，而这个定义与它此前的定义不同。

此前的定义是：为使拒绝可接受而分泌的、借用测量语法但不承担测量义务的表层结构。这个定义把外壳的功能锚在"可接受"上。

新的定义把它锚在距离上：

测度外壳是把反事实自我维持在一个增量之外的设备。

它的每一个技术特征，都由这个功能推出：

- 它必须**能报出一个数**——因为距离必须可度量。"我差 12 分"是一个可持有的反事实自我；"我不够格"不是。
- 它必须**有区分度**——因为在任何水平上都必须还有下一格（第二节第五小节）。
- 它必须**每年重新报数**——因为距离必须被重新维持。一个只报一次的装置，其被拒者的反事实自我会在几年内因过期而死掉（第二节第四小节）。年度重复不是行政方便，是产品的保质期决定的。

· 它**不需要准确**——因为它不测量任何东西，它维持一段距离。准确与否不影响距离的维持。

最后一条值得停一下。一个数字与它声称测量的东西完全脱钩，同时完美地维持了一段距离——这两件事之间没有任何张力。**分数与能力的相关系数是零，与"我本可以再多刷一点"这句话的可说性无关。**

外壳是什么做的。到这里必须处理一个本文一直在用、却没有交代过的说法：装置"借用测量的语法"。

这个说法不成立，而它的不成立可以被精确指出。

测量的语法确实自带不可争辩性——一个数字不能被反驳，只能被重新计算。约束一由此满足。但**测量的语法不自带可归因性**。温度计测出的温度不可归因于水：水没有做过任何事去争取那个读数，它也不可能做得更好。没有人向温度计备考。

所以测量的语法只满足两条约束里的一条。而一个只满足一条约束的形式，交付不了产品。

装置借用的因此不是测量。它借用的是一个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杂交物：**一种被测对象可以为之做准备的测量**。测量提供不可争辩；应试提供可归因。这两样东西在自然科学的任何一次测量里都不同时出现——因为在那里，被测对象为测量做准备这件事叫做污染。

在评价装置里，它叫做用功。

本文称这个杂交物为**可备考的测量**。它是外壳的材料，而它的怪异之处在于它把自然科学的一个失败条件当作了自己的运行条件。这解释了一个既有框架读不出的方向：评价技术史上被称为"提高区分度"的那一整条演进线，其实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加工——**让被测对象能够为测量做更多的准备，而不是让测量更准。**

而这就是那个被长期误读的事实完整解释：为什么一个多世纪的测量技术改进，没有带来公众信任的上升？因为改进的从来不是测量。**被改进的是距离的维持精度**。双盲阅卷、机读答题卡、多套试卷随机分发、成绩复核程序——每一项都提高了距离的可信度（这个数字是硬的，我确实差12分），没有一项提高了效度。信任没有上升，是因为改进的东西不是被信任所需要的东西；而这一点从来不重要，因为运作所需要的从来不是信任，是一个硬的距离。

（四）一个必须被区分开的日常混淆

被拒者说的是"至少高考是公平的"，不是"高考是准确的"。这两句话被系统性地混用，而它们的差别是整个理论的枢纽。

"准确"是关于装置与世界的关系。"公平"是关于装置与被拒者的关系——而在本文的框架下，它有一个更精确的内容：**公平的意思是，这个装置给我的那个反事实自我是我自己的。**

一个装置可以完全不准确而完全公平：只要它对所有人施加同一套非人格的程序，它交付给每个人的距离就都是他自己挣来的。这正是被拒者所要求的东西。**他们从未要求过准确。他们要求的是那个"我本可以"里的"我"确实是自己。**

而这解释了一个既有框架长期无法消化的经验事实：最激烈反对降低标准化考试权重的，往往是中下阶层家庭，而不是既得利益者。批判理论用"误识"处理这个困难——被统治者内化了统治者的标准而不自知。这个处理引入了一个不可证伪的辅助假设：任何反例都可以被解释为更深的误识。

本文的读法是直接的，且不需要任何人不自知：**降低标准化考试权重，等于把可认领属性从"刷题"换成"课外活动、个人陈述、推荐信"，而后一组属性对中下阶层家庭是不可认领的。**他们反对，不是因为他们内化了什么。是因为新装置将交付给他们一个他们无法持有的反事实自我——"我本可以有更好的暑期科研经历"，这句话的指称对象不是他，是他父母的账户。**一个反事实自我，如果它的距离由你无法控制的东西定义，它就无法补那个洞。**

他们在保卫的不是考试。是他们对自己那个反事实自我的所有权。

四、分界的根：反事实能否终止

（一）两种反事实

由第三节，分泌压力全部来自第三约束。本节把这条约束展开为一个可操作的分界。

被拒者手上的反事实自我，其内容由什么定义？只有两种可能。

由一个不动的标准定义。"会降落的我。""能独立完成阑尾切除的我。""焊缝能通过探伤的我。"这些反事实自我有一个共同性质：他们是**确定的人**。你可以说出他会做什么，可以判断自己离他多远，并且——关键的一点——**当你成为他之后，他就不在了**。他被兑现，然后终止。

由他人的位置定义。"排进前一千名的我。""比那个人更强的我。""进得去那所学校的我。"这些反事实自我不是确定的人。他们是一个函数的输出，而函数的自变量是别人。当你走到他昨天所在的位置，他今天已经在别处。**你可以无限接近他，你不能成为他。**

这就是分界。它不在装置的意图上，不在装置的技术上，不在拒绝理由的措辞上。它在被拒者手上那个人是谁。

同一套结构，两个产品。这条分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推论，而它排除了一个自然的误解：以为阈值型装置是靠"不用外壳的三重结构"来避免分泌的。

不是。**阈值型装置的三重结构同样完整。**飞行执照考试是非人格的（拒绝你的是标准）、程序化的（同一套动作，任何考官执行结果相同）、通约化的（有一条线）。三重结构在它身上一样不少。

那么三重结构不是外壳的定义，它是外壳的**必要条件**。同一套结构在两类装置上生产两样东西，而区分它们的是一个第三方的性质：**被拒者能不能自己重放这个程序**。

飞行考试的被拒者可以：他自己上去，自己把那个动作再做一遍，自己看着自己没能把飞机放平。他不需要相信任何人。程序在他手上是可重放的，因此它生产的是**可验证性**。

高考的被拒者不能：他无法重放"那 N 个人比我强"这个判断——重放它需要把那 N 个人的答卷都拿来重做一遍，而那不是一个能做的动作。程序在他手上不可重放，因此它只能生产**不可争辩性**——他不能验证它，他只能无法反驳它。

可验证性与不可争辩性看起来是同一件事，因为两者都终结了争辩。它们终结争辩的方式相反：一个是让被拒者自己看见，一个是让被拒者无法着手。

（二）为什么"拒绝理由的语法"只是表层

本文的前身框架把这条分界定位在拒绝理由的语法：排序型的理由是相对的（你比别人差），因而永远可被争辩；阈值型的理由是绝对的（你没到线），可被被拒者自己验证。

这个定位是对的，但它是表层的，而且它的表层性可以被精确指出。

"永远可被争辩"这个性质，是从哪来的？它不是语法的性质。"你比别人差"这句话本身并不比"你没到线"更可争辩——如果排名是公开的、计算是透明的、程序是同一的，那么"你比别人差"是一个完全不可争辩的陈述，它和"你没到线"一样硬。

可争辩性不在这句话里。它在这句话的**后续**里：被拒者接受了"我比别人差"，然后他要做什么？他要缩小那个差距。而当他缩小差距的时候，他发现差距的定义变了。**争辩不是在拒绝的时刻发生的，是在兑现的时刻发生的**。他争辩的不是"你判错了"，是"我做到了，为什么还不算"。

所以那条分界的正确表述是：

排序型装置交付的反事实自我不可结清；阈值型装置交付的反事实自我可结清。语法的差别是这个差别的投影。

这个下移做了三件事。

第一，它解释了为什么阈值型装置的测度效度高且不衰减——而这一点前身框架只能观察到，不能解释。答案在第五小节。

第二，它给出了一个前身框架给不出的预测：**一个措辞为绝对、实质为相对的装置，行为上是排序型的**。比如一个"分数线"，如果这条线每年根据考生分布重新划定，那么它在语法上是阈值型（你没到线），在结构上是排序型（线的位置由别人定义）。前身框架的语法判据会把它错分；本文的判据不会。**这是一个可以立刻在现实中检验的分野**，而现实中这类装置极多——绝大多数所谓的"划线录取"都是这一类。

第三，它使"名额"这个变量退位。前身框架说：决定语法的不是装置的意图，是名额；一旦存在名额上限，装置必须排序。这个说法对，但它把名额当成了根。名额不是根。**名额只是让反事实自我的内容锚定到他人位置上的一种方式，它不是唯一的方式。**

一个没有名额约束的场域，同样可以交付不可结清的反事实自我——只要它把"好"定义为一个由他人分布决定的位置。社交媒体上的自我优化就是这样一个场域：没有名额，没有录取线，没有人被正式拒绝，而"我本可以更好看/更成功/更自律"这个反事实自我完全不可结清，因为它的内容由一个持续更新的他人分布定义。**它的毒性不低于高考，而它没有一个名额。**

这一点直接处理了前身框架自己承认的那个局限。那个框架把稀缺当作外生变量，并在局限一节写道："本文没有解释稀缺本身……这个问题在本文的框架之外，且它可能才是根。"

稀缺不是根。 一个社会可以有相当程度的稀缺而反事实自我可结清（德国的双元制：职业资格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独立价值，横向转换通道实质存在，因此"会这门手艺的我"是一个可抵达、可兑现、可终止的人）。一个社会也可以没有任何稀缺而反事实自我不可结清（前述的自我优化场域）。**可结清性与稀缺正交。** 那个被前身框架标记为"框架之外、且可能才是根"的问题，在本文的框架里不是根，也不在框架之外——它是一个把可结清性变难的常见条件，如此而已。

（三）判决性案例：一次已经完成的实验

这条分界有一个近乎实验室条件的现实案例，且它在本文提出之前就已完整发生。

美国医师执照考试 Step 1 在设计上是纯阈值型：判定考生是否具备行医所需的基础医学知识，达标即过，无名额约束。按本文的律，它交付的反事实自我（"掌握了基础医学的我"）可结清，因此它不应分泌外壳。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正是如此。

然后住院医培训项目开始把它的三位数分数用作申请筛选的排序工具。这一挪用没有改变考试的任何技术属性——同一套题库、同一套评分、同一个通过线。**它只改变了被拒者手上那个人是谁。** 在挪用之前，那个人是"掌握了基础医学的我"；在挪用之后，那个人是"分数排在前面的我"，而前面是谁由今年的申请者分布决定。

预测：反事实自我从可结清变为不可结清，加码开始，且不停。

实际发生的：一个被称作 "Step 1 mania" 的现象出现了。医学生把大量时间从临床学习转向应试训练；围绕它的商业备考产业迅速成熟；考试分数与临床能力的关联受到医学教育界的持续质疑。2020 年，该考试宣布改为通过/不通过，并于 2022 年 1 月实施。改制的官方理由被明确表述为：降低分数被用作排序筛选所带来的扭曲。

这是本文的律被一个完全不知道本文存在的专业共同体独立执行的一次干预：把不可结清改回可结清。

而它的价值在后续。 改制之后，住院医申请的排序需求没有消失。压力立即转移到 Step 2 CK：这门原本地位次要的考试，其分数迅速成为新的核心筛选指标，围绕它的应试产业开始成熟。

前身框架把这读为"再分泌——需求换了个宿主"。这个读法对，但它读浅了。**转移的不是需求，是一个不能结清的账。** 申请者手上那个"分数排在前面的我"没有被兑现，也没有被证伪，他只是失去了一个居所。他在两年内找到了新的。这与落第者把儿子送进考场是同一个动作，只是宿主不同：一个是另一门考试，一个是另一个人。

不可结清的反事实自我不会消失，它只会更换宿主。 这是本文对"再分泌"这一现象的重新定位：再分泌不是装置的行为，是被拒者手上那个人的行为。

（四）认领面与被测面的重合度

第二小节留下一个问题：为什么阈值型装置的测度效度高，且不衰减？

前身框架把这当作一个待解释的经验规律，并用"它不需要外壳"来回答。这个回答是循环的：它没有说为什么不需要外壳的装置就准。

答案在可认领属性与被测对象的关系上。

任何装置都必须提供一个可认领的属性——那个被拒者能说"我没做够"的东西（约束二）。任何装置也都声称测量某个对象。**这两个面之间的缝隙宽度，就是脱钩的全部空间。**

- 高考：可认领面 = 刷题量、睡眠削减、应试技巧。被测面 = 学习/学术能力。两个面几乎不重合。缝隙极宽，脱钩有大量空间可以发生，且必然发生。
- 飞行执照：可认领面 = 我练了多少次降落。被测面 = 我会不会降落。**两个面重合。** 缝隙宽度为零。脱钩在结构上无处发生——不是因为有人在防守，是因为没有地方可去。

由此：

脱钩空间 = 可认领属性与被测对象之间的缝隙宽度。

这个式子给出了前身框架给不出的东西：一个**度量**。前身框架只能定性地说排序型会脱钩、阈值型不会。这里可以说得更细：任何装置的脱钩程度，由它的两个面的重合度决定，而这个重合度是连续的、可编码的、且可以在装置设计的时候就被读出来。

而这也是为什么去顶（第二节第五小节）是一个危险的工序：**去顶总是在拉开缝隙。** 把"会不会"加工成"熟不熟、快不快、稳不稳"，就是把可认领面从被测面上撬开一点。每撬一点，装置的产品交付得更稳，它的测量更不准。这两件事不是权衡，它们是同一个动作的两个描述。

两个相关，反向优化。 这里必须区分两个被系统性混为一谈的相关系数，因为它们的分离是本文与坎贝尔定律的分岔点。

- **相关甲**：外壳与它声称测量的对象之间的相关（分数与学习）。这是效度。
- **相关乙**：外壳与被拒者的行为之间的相关（分数与刷题）。这是可归因性。

这两个不是同一个系数被拉扯，它们是两个独立的量。而装置的技术演进方向，是**同时压低前者、抬高后者**。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调转了坎贝尔定律的因果。坎贝尔（Campbell, 1979）说：指标一旦被用于社会决策，就会承受腐蚀压力并扭曲它所监测的过程。那个描述里，装置是**被动**的——腐蚀发生在它身上，它是受害者，如果能挡住腐蚀它会更好。

本文说：装置在**主动**优化，只是它的目标函数不是效度。相关甲的下降不是它承受的损失，是它付出的成本；相关乙的上升不是副作用，是它买到的东西。**这不是腐蚀，是优化——朝着装置实际的目标函数优化**。

一个可检验的分野随之出现：腐蚀说预测，如果给装置一个不增加成本的方式提高相关甲，它会接受。本文预测它不会——因为提高相关甲通常意味着测量那些被拒者不能事后认领的东西，而那会伤害相关乙。**装置会拒绝一个免费的效度改进，如果那个改进降低可归因性**。1926年的常春藤就是这么做的：它们手上有一个正在成功识别出最有能力的学生的工具，它们把它换掉了。

五、装置在时间中：安装、脱钩、再结果化

（一）安装窗口

一个装置刚建立的时候，它手上没有产品。

它需要交付反事实自我，而反事实自我需要一个东西才能被持有——它需要一个**先例**。“我本可以”这句话不是凭空可说的：它需要存在过某个人，他做到了，而且他是靠可认领的东西做到的。没有这个人，“我本可以”没有指称对象，它只是一个语法形式。

所以装置必须先生产出一批成功者，且这批成功者的成功必须**看起来**是靠可认领属性达成的。这需要时间，而这段时间里，装置必须与它声称测量的东西保持一定的关联——不是因为它想准确，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还没有人知道如何专门优化它。

本文称这段时间为**安装窗口**。

安装窗口结束的标志是：优化产业成熟。一旦存在可购买的、以优化该装置输出为唯一目的的服务，且这个服务的市场稳定，那么成功者的成功就不再看起来靠可认领属性达成——它看起来靠钱达成。但这不重要，因为此时安装已经完成：**那批早期成功者已经进入集体记忆，“它曾经是准的”这个故事已经被讲出来了，而这个故事从此不需要新的证据**。

由此，一个装置的一生有一个不对称的结构：它需要一段耦合期来完成安装，安装完成之后它永远不再需要耦合。**耦合不是装置的成就，是它的施工脚手架；脚手架拆掉之后，楼不会塌**。

（二）脱钩时滞

安装窗口的长度是可以被推的，而它不是一个历史常数。

优化产业成熟需要三个条件：

条件 a（规则可逆向工程）：度量规则必须稳定到足以被反推。规则每变一次，已积累的优化知识贬值一次。因此规则的变更频率决定优化知识的折旧率。一个每年重写全部规则的装置，其优化产业永远不成熟——代价是它自己也失去了程序化（约束一的第二重），从而失去内向不可争辩性。这个代价解释了为什么没有装置采用这条防线。

条件 b（优化回报率超过实质回报率）：把一单位努力投入优化外壳的收益，必须超过投入提高被测属性的收益。这个不等式一旦成立，理性的被拒者全部转向优化外壳。**这一步不需要任何人作弊，也不需要任何人犬儒。它只需要理性。**

条件 c（优化知识的传播成本足够低）：优化知识必须能从个体经验变成可复制、可出售的商品。一个只存在于个别塾师脑子里的诀窍不构成产业。

在条件 b 满足的前提下：

安装窗口长度 $T \approx$ 规则稳定化所需的时间 + 优化知识由传播成本决定的扩散时间

四个装置在这个式子下是同一个机制在四种传播成本下的四次读数：

装置	规则稳定化	优化知识的传播成本	观察到的 T
科举	八股定型（明中期）	高：师徒口授、抄本、闾墨选集	约两代人
SAT	快（题型早期固定）	中：印刷业 + 面授补习机构	约两代人
中国高考	快（1977 后迅速定型）	中偏低：全国教辅出版 + 补习产业	约一代半
平台声誉信号	极快（算法公开）	近乎零：脚本可分享、服务可购买	数年

数年与两代人之间的差距，不是装置类型的差别，是传播成本的差别。

这个式子的可证伪面是干净的，而这一点值得说清楚，因为它是本文与一类常见判断的分野。一条说“最终都会腐败”的律，其证伪条件可以被辩护者用等待消解——“再等等，还没到”。本文的证伪条件不能：

找到一个排序型装置，其优化产业已经成熟（存在以优化该装置输出为唯一目的的商业服务，且该服务的市场规模稳定或增长），而其可认领面与被测面仍保持稳定重合。

"优化产业成熟"是一个有日期的、可观察的事件，不是一个可以再等等的期限。

（三）反事实距离的坍塌

现在把人工智能放进来。

关于人工智能对评价的冲击，公共讨论的形式高度一致：机器能在不具备学科素养的情况下拿到分数，因此分数不再证明什么，因此需要修理（监考、检测、回归纸笔）或更换（项目制、能力档案、微证书）。争论的双方在"这是一个测量失效"这一点上从未分歧。

本文的判断是：测量从未成立过，因此它不能失效。而人工智能确实做了一件事，且那件事比测量失效严重得多。

由第二节，可归因性活在一段距离里：距离必须大于零。"我本可以"之所以能补那个洞，是因为它是**反事实**——那个更努力的我不存在，但他本可以存在。

人工智能同时压低了优化知识的生产成本与传播成本，且压到近乎零。优化知识不再需要被某个人发现、写成书、卖出去——它可以被现场生成。

于是"我本可以再多做一点"变成了"**我此刻就可以**"。

而一个可以被立即兑现的反事实，不是反事实。

人工智能取消的不是分数的效度，也不只是"它曾经是准的"这个集体记忆。它取消的是"我本可以"与"我此刻能"之间的间隙。而可归因性活在那个间隙里。

这是一个比"记忆被摧毁"更根本、且方向不同的诊断。记忆被摧毁，说的是被拒者失去了相信这个装置曾经准的理由。距离坍塌，说的是**被拒者失去了"本可以"这个语法位置本身**。前者可以靠讲故事补救；后者不能，因为它不是一个信念问题，是一个模态问题。

（四）三个反直觉推论

距离坍塌推出三件事，每一件都与当前的公共讨论方向相反。

推论一：新的排序型装置在结构上不再能被建立。

由第一小节，装置需要一个安装窗口来交付第一批先例；由第二小节，窗口长度由优化知识的扩散时间决定；由第三小节，那个时间现在近乎零。

于是新装置在它诞生的同一刻就脱钩。它从来没有过安装窗口，因此它从来没有生产出那批"靠可认领属性成功"的先例，因此它交付不出反事实自我。

这不是"新装置会快速脱钩"，是"新装置建不起来"。

而由此跟出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结论：**现存装置反而变得不可替代**。它们的安装在人工智能之前已经完成，它们的先例已经在集体记忆里，它们的"它曾经是准的"这个故事已经被讲出来并且不再需要新证据。它们不需要重新安装——**而任何试图替代它们的东西都需要，且做不到**。

高考不会被取代，不是因为它好，也不是因为路径依赖。是因为再也造不出下一个高考了。

这个推论把过去四十年全球教育改革反复失败的解释换了一个位置。既有的解释是制度惯性——旧制度在教材、师训、录取算法、社会认知上的沉淀太厚，改起来慢。这个解释预测一条持续衰减的阻力曲线。本文预测的不是阻力，是**不可能性**，而且这个不可能性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在人工智能之前，替代是可能的（只是要一到两代人）；在人工智能之后，它不可能，因为替代品需要的那段时间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分野是可检验的：制度惯性预测改革失败的模式随时间平缓变化；本文预测在优化知识的生成成本坍缩的那个时点前后，出现一个**断点**——此后新建的替代性评价装置，其从建立到失去公信的时间应当从"数年"进一步坍缩到"第一个周期之内"，且不再出现任何一个新装置能建立起"它曾经是准的"这一叙事。

推论二：过程型技术不是外壳的换代，是它的降级，而它必然再结果化。

面对距离坍缩，装置的反应正在发生，且它有一个统一的形态：**转向过程**。监考录像、答题过程录屏、写作过程的击键记录、版本历史、使用日志、"你是怎么想出来的"的现场追问、答辩式的当场复述。

这一整套技术被普遍读为"防作弊"。本文读为：装置在寻找一个不依赖记忆、可以在单次交互中当场完成可归因性生产的替代品。过程满足这一点：它确实测量了某种真实的、被拒者自己控制的东西（他做了什么），而且不需要任何关于耦合的记忆。"我确实没有自己想"这句话是被拒者当场可以认领的。

到此为止，本文的前身框架把这读为一次**换代**：从结果的不可争辩，换到过程的不可争辩。

那个读法是错的，而错处可以被精确指出。

过程型外壳产不出一个标量。它不产出位置。它违反约束一的第三重——通约化。而通约化是三重结构里唯一切断"我和他不一样，不能这么比"的那一重。

后果是立刻的：**"你看我的过程，我确实是自己想的"这句话是可说的**，而"我的分数应该更高"是不可说的。过程型外壳恢复了争辩。它拿约束一换掉了一部分约束二，而三条约束缺一不可。

那么装置会怎么办？它只有一条路：

给过程评分。

过程录屏 → 过程分。版本历史 → 修改轨迹的规范性评级。使用日志 → 独立性系数。而过程一旦被评分，它就是一个新的结果型外壳：它有自己的标量，有自己的区分度，有自己的可认领属性（表演过程），因而有自己的优化产业，因而有自己的安装窗口——而那个窗口的长度由第二小节的式子给出，在当前的传播成本下，是一个**学年**。

换代不是终点，是一个循环的开始，周期为一个学年。

由此，本文对当前正在发生之事的完整诊断：那些“恢复分数效度”的努力会成功，只是不以它们声称的方式成功。它们不会恢复效度（效度从未存在）；它们会短暂地重建可归因性，然后在一个学年内失去它，然后再造一层。而由于社会对成功的判据从来是可接受性而不是准确性，**每一轮都会被记录为一次成功的改革**。

推论三：人工智能只实质伤害那些确实在测量的装置。

这一条最反直觉，也最容易被立刻检验。

排序型装置不在乎人工智能。它本来就不测量——它的可认领面（刷题）与被测面（学习）本来就不重合，缝隙本来就是它的运作空间。人工智能让缝隙更宽了，而缝隙宽度不影响它的产品。它照常运转。出事的是那个故事，不是那台机器。

阈值型装置在乎。 由第四节第四小节，它的可认领面与被测面重合——这个重合正是它的效度的来源。而人工智能撬开了这个重合：如果一个人可以在辅助下通过外科手术资格的笔试环节，那么“通过了”与“会做手术”就第一次被撬开了。**对一个本来没有缝隙的装置来说，任何缝隙都是致命的**——因为它没有别的产品，它的全部社会功能就建立在那个重合上。

于是：

人工智能实质威胁的评价装置，是飞行执照、外科手术资格、职业焊工认证、结构工程师注册——即，那一类它们确实在测量、且测不准会死人的装置。而全部恐慌落在升学考试上，那是唯一一个不会被伤害的。

这不是一个修辞对照。它给出一个可以立刻检验的、与全部公共讨论方向相反的资源配置判断：投入到防止课程论文被代写上的每一分资源，都投错了地方；而没有人讨论的那个地方——高风险职业资格考试的实操环节与笔试环节的比重、以及笔试环节在辅助工具面前的可保真性——正在无声地失守。

而这个错配本身可以用本文解释：**恐慌落在排序型装置上，是因为恐慌的人是那台装置的产品的持有者。** 家长、教师、考生手上都有一个反事实自我，而距离坍塌正在把它化掉。他们感受到的不是“分数不准了”，是“我本可以”这句话正在失去意思。他们说不出这个，于是他们说分数不准了。

装置没事。它照常运转。出事的是那些持有它的产品的人。

六、律的跨学科强制

（一）准入条件

跨域调用有被批评为“隐喻不肖”的风险。本文对每一次调用设定统一的准入条件：

该领域必须存在一个把某种稀缺物或不可逆决定交付给个体的装置，且该装置向被拒者交付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判断，且该判断的效度已被该领域内部的独立研究质疑或推翻，且该装置未因此消亡。

不满足的领域被显式排除。生态防火、核威慑、金本位这类常被用作制度类比的场景不在本文的地图中——它们不向任何个体交付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判断，因此不生产反事实自我。排除它们不是保守，是使地图可被证伪：一个由“什么都像”的类比构成的地图不能被任何证据推翻。

本节展开四个把这条律推到强制不一致的领域，然后列出其余六个。**强制不一致的判据是严格的**：不是“本文与该学科有分歧”（一个学科可以拒绝一个外部判断），而是“该学科自己已经接受的两个命题，在这条律下不能同时成立”。

（二）刑法学：刑期的社会功能是结清

刑事司法把一件事当作它的地基：**他本可以不这样做**。没有这一条，责任无处安放。

这一条在哲学上被审查过。法兰克福（Frankfurt, 1969）用一组反例论证：一个人可以对他的行为负责，即使他不可能做出别的选择——只要他实际上是按自己的意愿行动的，一个隐藏的、并未被触发的强制装置的存在，不改变他的责任。这组反例引发了半个世纪的讨论，它的问题域是清楚的：**归责需不需要他择可能？**

从来没有人问过另一个问题：**承受归责需不需要他择可能？**

这两个问题不同，答案也不同。归责是一个第三人称的动作：社会要不要对你做什么。承受归责是一个第一人称的处境：你要用剩下的人生做什么。法兰克福的反例可能证明了社会归责不需要他择可能。它没有触及、也没有打算触及的是：**被归责的那个人，要活下去，必须持有一个他择可能——不是因为它为归责奠基，是因为没有它他的叙述有一个洞。**

哲学问的是这个反事实是不是**必要的前提**。本文问的是它是不是**被制造出来的产品**。这两个问题在半个世纪里没有相遇，是因为一个在规范层，一个在生产层。

由此可以读出刑罚的一个功能，而它不在既有的三大理由（报应、威慑、矫正）里的任何一个。

刑期的社会功能是结清。

一个被判五年的人，手上有一个反事实自我（“没有做那件事的我”）。这个反事实自我距离有限、内容确定、由标准而非他人位置定义。而刑期给了它一个**兑现方式**：服完，账清，回归。服刑期满这个制度的全部含义是：**那个反事实自我被交付了一个终点**。不是因为五年抵得上那件事——没有任何算法能算出这个抵。是因为一个不能被结清的账，会让持有它的人无法组织剩下的人生，而社会需要他组织。

这个读法立刻产生一个既有框架产不出的推论：

不可结清的刑罚，将产生与排序型装置同构的病理。

而不可结清的刑罚是可以被枚举的：无期徒刑、以及——数量上远为重要的——**前科的终身效应**。前科记录的永久保留、职业禁入、选举权剥夺、住房与信贷的实质排除。这些不是刑罚的附随后果，它们在结构上是刑罚的**撤销**：它们撤销了刑期所交付的那个终点。

一个服完刑的人，被告知账已结清，然后终身发现它没有。他手上那个反事实自我被兑现了，然后被退回。

由此：

累犯不是矫正的失败，是一个不可结清的反事实自我在寻找宿主。

这与刑事司法自己的读法方向相反。它把累犯读为矫正不足或倾向稳定，因而处方是更多的矫正或更长的监禁——而更长的监禁只是把终点推远，它不改变终点是否被兑现。本文的处方是一个具体的、且正在被辩论的制度：**前科的封存与消灭**。但本文给出的机制与该辩论中的通行理由不同：通行理由是就业机会（一个前科者找不到工作因此重犯）。本文的机制是结清（一个账没有终点的人，无法组织剩下的人生，因此他的行动不再由未来定向）。

这两个机制给出可分离的预测。就业机会说预测：封存的效应应当与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紧度正相关（工作多的地方效应大）。结清说预测：**效应与劳动力市场紧度无关，与封存的彻底性相关**——一个不彻底的封存（雇主仍可查询、某些职业仍禁入）应当几乎没有效应，因为账仍然没有终点；而一个彻底的封存应当有效应，即使当地没有工作。这个分野可以用现有的州际差异数据直接检验。

强制不一致。刑事司法同时持有：

- **(a)** 刑期届满即结清——这是刑罚全部逻辑的前提，也是“回归社会”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
- **(b)** 前科是关于个人的永久事实，因而其终身效应是正当的。

这两条不能同时成立。如果 (a)，账已清，那么 (b) 所依据的那个“事实”是一个已经被销账的事实，它凭什么继续产生后果？如果 (b)，账从未清，那么 (a) 是一个未被兑现的承诺，而整个刑期制度是一台交付假终点的装置。

刑事司法两条都持有，并且把它们叫做同一件事。它同时经营一个结清装置和一个不可结清装置。

（三）临床心理学：健康的归因风格，就是产品规格

内归因被临床心理学当作心理健康的成分，并且是干预目标。罗特（Rotter, 1966）的控制点研究、韦纳（Weiner, 1985）的成就归因理论、以及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操作，共享同一个方向：把来访者从外归因带向内归因，是治疗的一部分。

而抑郁的归因风格理论把这件事说得极其精确。阿布拉姆森、塞利格曼与蒂斯代尔（Abramson, Seligman & Teasdale, 1978）对习得性无助的重构给出：抑郁易感的归因风格是，对负面事件做**内部的、稳定的、整体的**归因；而健康的归因风格是**内部的、不稳定的、局部的**。

请把这三个维度与第二节的推导对照。

归因维度	临床心理学的读法	本文的读法
内部 vs 外部	内部是健康的成分	可归因 （约束二）——两种风格都是内部的，这一维不区分健康与抑郁
稳定 vs 不稳定	稳定是抑郁易感的	距离为无穷 （失效条件二）：“我天生不行”，不可改变
整体 vs 局部	整体是抑郁易感的	距离无界 ：遍及一切，因而没有下一个动作可以覆盖它

于是：

"健康的归因风格"——内部的、不稳定的、局部的——逐字就是一个成功交付的反事实自我的规格：可归因（内部）、距离有限（不稳定）、且落在下一个动作可覆盖的范围内（局部）。

临床心理学发现了这个规格，描述得极其准确，并且把它命名为心理健康。

强制不一致。临床心理学同时持有：

- **(c)** 内部—不稳定—局部的归因风格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成分。
- **(d)** 心理健康的判据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社会装置。

如果本文正确，(c) 所描述的那个风格恰恰是稀缺分配装置为了交付产品而需要在个体身上安装的东西。那么 (d) 失败：健康的判据不是独立的，它是装置的需求的心理学表述。

而这个不一致在实践中有一个具体的形态：**教一个被排序装置反复拒绝的人做内部—不稳定—局部的归因，是在帮他，还是在完成装置在他身上未完成的安装？**

本文不给一个道德答案。它给一个经验预测，而这个预测是可以被现有的临床研究设计检验的：

归因风格干预应当显著提高被拒者的接受度与持续参与，而不改变他的处境；且这一效应在排序型场域中显著强于阈值型场域。

如果干预同时改变了处境，本文错。如果干预在两类场域中效应相同，本文对场域的区分错。

（四）教育学：成长型思维是维修，不是提升

成长型思维（Dweck, 2006）是这条律的一个显式安装工程，而且是唯一一个把安装动作写在教科书上的。

它的内容逐字是：**相信能力是可变的**。用本文的语言：相信距离是有限的。

它针对的是失效条件二——一个相信“我天生不行”的学生，其反事实自我在无穷远处，因而不可持有，因而被丢弃，因而他退出。成长型思维干预把那个距离从无穷拉回有限。

本文因此对它有一个明确的预测：**它移动接受度，不移动位置**。

理由是直接的：它安装的是一个反事实自我，而反事实自我的定义是它不被抵达。一个成功安装的反事实自我使学生继续参与、继续加码、继续把失败接回自己的叙述。这些全部不是成绩。

对成长型思维干预的两项元分析（Sisk et al., 2018）给出的正是这个形状：对学业成绩的平均效应量很小；而在处境不利的学生群体中效应相对更强。

该领域对这个结果的读法是：实施保真度不足、或效应是情境依赖的、或需要更精细的干预设计。这些读法把小效应当作一个待修复的缺陷。

本文的读法：**这不是缺陷，这是签名**。效应小，是因为它从未被设计来移动成绩。效应在处境不利的学生中更强，是因为那正是距离最可能跑到无穷的那一群——干预对他们做的事，是把一个即将被丢弃的反事实自我拉回可持有的范围。**它是维修，不是提升**。它工作得很好，工作在它实际做的那件事上。

强制不一致。教育研究同时持有：

- (e) 成长型思维是一种旨在提高学业成绩的干预。
- (f) 元分析显示它对学业成绩的效应接近零，而在弱势群体中较强。

该领域用“实施问题”来消化 (f)，从而保住 (e)。而“实施问题”这个辅助假设有一个和“误识”完全相同的结构缺陷：**任何反例都可以被解释为实施得不够好**。它使 (e) 不可证伪。

本文提供的读法不需要任何辅助假设，且它使 (f) 从一个尴尬变成一个预测的兑现。

（五）宗教学：结清装置的取消

绩效社会比它所取代的那些社会更残酷。杨格（Young, 1958）在发明“绩效主义”这个词时就是这么写的——他的虚构社会之所以比世袭社会更残酷，正是因为它成功地让失败者相信失败是自己应得的。桑德尔（Sandel, 2020）在半个世纪后把这一诊断推到当代。

两人都把这读为绩效叙事的代价。但代价这个词要求一个对照：比什么更残酷？

答案不在分配的公平程度上，在结清装置的有无上。

前工业社会向个体交付的关于他自己的判断，同样是内归因的，且距离设得极远：原罪说你的本性有亏；业报说你的处境由你前世的行动决定。这两者都是可归因的（是你的罪，是你的业），且距离都在一个极远处。

但它们各自配备了一台结清装置。忏悔与赦罪把距离从极远拉回一个可以在本周之内完成的动作。功德与回向同样：账是可以还的，而且有一个明确的还法。**它们没有减轻判断的严厉，它们提供了终点。**

绩效社会取消了结清装置，并且没有替代品。分数不能被忏悔。名次不能被回向。**它保留了内归因的全部严厉，删掉了那个把账清掉的动作。**

这给出杨格与桑德尔所诊断的那种残酷的精确内容：**它不在于它让失败者恨自己（前工业社会也让人恨自己），在于它让失败者恨自己且不给他任何还清的办法。**

一个补充读法，本文标注它的推测性质。加尔文宗的预定论有一个特殊结构：它不说“你天生不行”（距离为无穷），它说“你不知道你行不行”——它把距离放在一个**不可知**的位置。一个不可知的距离既不能被结清（做什么都不改变它），也不能被丢弃（你无法断定自己不是那类人）。这是比距离为无穷更糟的处境，而它的产品——那种无法被任何动作安抚的焦虑——正是韦伯所描述的东西。而随后发生的事在本文的框架下是一次转换：**世俗成功被当作恩宠的确证，即，一个不可知的距离被兑换成了一个由他人位置定义的距离。**一个不可知的距离至少还有可能是零；一个位置性的距离永远不是零。这个兑换如果成立，那么现代排序型装置的谱系起点不在测量技术里，在一台取消了结清的救赎装置里。本文不把这一读法当作论据，只把它作为这条律在思想史上的一个可能落点提出。

(六) 其余六个领域

领域	装置	兑现
福利与法社会学	伤残认定、“积极求职”要求	被拒者须持续证明自己本可以更努力；这是第二条生产线，且它把无顶属性（求职强度）写进了法条
公共卫生	生活方式归因、体重管理	选中的是无顶属性（体重可以永远更低，自律可以永远更严）——这就是健康叙事无法终止的结构原因，与任何人的意志无关
组织管理	绩效改进计划（PIP）	不是改进工具，是反事实自我的交付程序：目标被设为不可达，“你本可以在 90 天内做到”由此可被持有；这解释了它的高解雇转化率
竞技体育	排名型项目	预测：阈值型项目（登顶、完赛、达标）的退役适应显著好于排名型项目，且困难在“接近顶峰而未到”的一档最重——距离越小，反事实越锋利
精神医学	诊断分类	被排除者（痛苦真实而拿不到标签的人）连“我本可以”都说不出——他只有“我的痛苦不算数”。这解释了患者社群为进入分类而斗争：不是内化了压迫，是在争取一个可持有的东西
人工智能评测	模型排行榜	排序型装置，可认领属性（算力、数据、参数、训练时长）全部无顶；刷榜不是失范，是到期。而它的被拒者是实验室，不是模型

十个领域，一个共同结构：**装置向个体交付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判断，这个判断的效度被该领域自己质疑或推翻，装置未因此消亡，且其形式化程度在被质疑之后反而提高。**

最后一点是这条律最反直觉、也最容易被检验的推论——它预测的方向与所有既有框架相反。既有框架预测装置在效度被推翻后承压；本文预测它加固。加固的原因现在可以说清楚了：**形式化程度的提高，提高的不是准确性，是距离的可信度。**

七、既有文献在这条律下的位置

本文到这里没有系统面对文献，这不是疏忽，是结构。一个靠与谁分岔来定义自己的理论，其不可还原性以那个人的存在为条件——删掉他，贡献就消失了。本文的地基在第二节，那一节不引用任何人。

现在可以面对文献了，而且面对的方式不是分岔，是**吸收**。本节论证：与本文最相关的那些工作，不是本文的对手，是本文的特例。它们各自看到了这条生产线的一个工位，并把那个工位当成了整台机器。

(一) 默顿：失范五型是这条生产线的失败分类学

默顿（Merton, 1938）的紧张理论给出：社会规定了文化目标，但结构不为所有人提供达成手段；这个断裂产生紧张，个体以五种方式适应——顺从、创新、仪式主义、退却、反叛。

这个类型学被引用了将近九十年，它的机制却始终是一个断裂：目标与手段之间有一个缺口，人在缺口面前做选择。

在本文的框架下，五种适应不是五个选择，是**同一个生产过程的一个成功态与四个失败态**：

默顿的适应	本文的读法
顺从	反事实自我成功交付并被持有。 装置的正常产出。
创新（用非法手段追求合法目标）	距离被拉到超出合法手段可覆盖的范围，而它必须落在下一个动作之内（第二节第四小节）——于是"下一个动作"越出合法范围。 作弊不是道德溃败，是一步守恒在合法手段耗尽之后的正常运行。
仪式主义（放弃目标，保留形式）	反事实自我被丢弃（距离设为无穷），而参与仍在——因为退出的成本更高。空转的形式就是一个被拒者在没有产品的情况下继续待在装置里的样子。
退却（放弃目标与手段）	要件一失败：他离场。 装置对他的产品交付失败。
反叛（另立目标与手段）	要件二失败：他找到了一个可指认的施害者。

这个改写做了两件事。

第一，它给了默顿的类型学一个机制。默顿的五型是并列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分类学的——为什么是这五个而不是六个？没有答案。在本文的框架下，它们是一个二值树的叶子：产品交付成功（顺从）；交付失败且失败在距离上（创新：距离越界；仪式主义：距离无穷）；交付失败且失败在要件上（退却：要件一；反叛：要件二）。**五型穷尽，因为失败模式穷尽。**

第二，它调转了默顿的因果。默顿说：结构不提供手段，因而产生紧张。本文说：**装置必须让手段看起来提供了，否则它交付不出产品。** 缺口不是装置的缺陷，是它的产品的容身之处。默顿描述的那个"目标与手段的断裂"，正是一步守恒所要求的那一个增量——它必须存在，它必须看起来可以被跨过，而它必须不被跨过。

默顿看到了缺口，把它读为一个结构失灵。它是一个产品规格。

（二）斯特劳森：要件二的哲学表述

斯特劳森（Strawson, 1962）论证：我们对他人的道德态度不是从形而上学推出来的，它们是"反应性态度"——怨恨、感激、宽恕——而我们悬置这些态度，是在我们不再把对方看作一个恰当的怨恨对象的时候。

本文的要件二（被拒者不得指认一个具体的施害者）逐字就是反应性态度的悬置。而本文给出了斯特劳森没有给出、也不需要给出的那一半：**这个悬置是被工程化生产的。** 装置通过非人格化，使自己不成为任何反应性态度的恰当对象。一个数字不能被怨恨——不是因为怨恨它不理性，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被怨恨的东西。

斯特劳森问的是这些态度何时被悬置。本文问的是**谁在制造这个悬置，以及为了什么**。这不是对斯特劳森的反驳，是把他的现象学接到一条生产线上。

（三）法兰克福与他择可能：一个从未被问的问题

已在第六节第二小节展开。要点是：半个世纪的讨论问的是"归责需不需要他择可能"，从来没有人问过"承受归责需不需要它"。前者是规范问题，后者是生产问题。**本文不与那场讨论争论，它指出那场讨论的旁边有一间没人进过的屋子。**

（四）后悔理论与规范理论：反事实的心理学，没有生产者

卢姆斯与萨格登（Loomes & Sugden, 1982）的后悔理论把反事实写进了效用函数：决策者的效用不只取决于结果，也取决于结果与"本可以选另一个"之间的比较。卡尼曼与米勒（Kahneman & Miller, 1986）的规范理论更进一步：一个事件的心理反应强度，取决于它有多容易被"本可以不这样"的替代版本所对照。罗斯（Roese, 1997）综述了反事实思维的整个研究纲领。

这个纲领极其接近本文，它们研究的是同一个对象。它们缺的东西是一样的：**它们把反事实当作一个既定的心理事实——人就是会这样想。**

没有生产者。没有距离的目标值。没有饱和点。没有可结清性。没有人问：这个反事实的内容是谁定的？为什么它总是恰好在增量之外？为什么"我本可以再多刷一点"在任何刷题量上都可说，而"我本可以更掌握求根公式"在掌握之后就不可说了？

心理学把反事实当作认知的一个特征。本文把它当作一个**被制造的、有规格的、有交付条件的社会产品**。这两者的关系不是竞争：**心理学描述的是产品在个体身上的形态，本文描述的是生产它的车间。**

（五）赛内特与科布：产品被看见，未被命名

赛内特与科布（Sennett & Cobb, 1972）记录了美国工人阶级男性的一个模式：他们知道体制不公，同时把自己的处境归咎于自己。作者把这称为"阶级的隐性伤害"。

这是本文的产品，被极其准确地观察到，并被命名为一个伤害。伤害这个词假设了一个健康态——本可以不受伤的那个人。本文的读法：那不是伤害，是产品；他们不是被这个体制弄伤了，是**被交付了这个体制的唯一产品，而他们必须持有它才能继续活着。**

（六）杨格、桑德尔、布尔迪厄：三个方向的同一个误读

杨格与桑德尔已在第六节第五小节处理：他们把绩效社会的残酷读为代价，本文读为产品，而残酷的精确内容是结清装置的取消。

布尔迪厄与帕斯隆（Bourdieu & Passeron, 1977）的符号暴力与误识，是这三者中最需要精确处理的一个，因为它离本文最近，方向却相反。误识的内容是：被统治者内化了统治者的标准而不自知。它把接受读为一个认知失败，且它是自上而下的。

本文的读法不需要任何人不自知，也不需要任何人施加：**被拒者自己生产接受，因为不生产的代价由他自己全额承担。**而这个读法处理了误识框架处理不了的那个经验事实（最激烈保卫标准化考试的是中下阶层家庭），且不需要引入“更深的误识”这个使框架不可证伪的辅助假设。已在第三节第四小节展开。

三者的共同误读是同一个：**它们都在被拒者身上看到了那个东西，然后把它读为某种东西被做到了他身上。它是他自己做的，而且他必须做。**

（七）波特、埃尔斯特、坎贝尔、埃斯佩兰：四个工位

最后四个，各自看到了这条生产线的一个工位。

波特（Porter, 1995）看到量化不为准确，动因是信任的匮乏——量化是弱者的策略。这个发现是对的，且它可以被完整吸收：他把变量识别为决策者的权威强度，实际的变量是**位置**。工兵团需要成本效益分析，是因为他们的项目可能被国会否决——**他们自己就是潜在的被拒者**，他们需要的与考场里的学生需要的是同一样东西。而法国路桥工程师在决策位置上不面对拒绝，因此不需要；同一批人在十八岁面对入学考试时是纯粹的被拒者，于是那个装置的形式化程度达到世界之最。同一批人，两个位置，两种结果。波特把这两个位置读成了两种人。

埃尔斯特（Elster, 1989）看到存在一整类装置，其功能是产生可被接受的分配结果而非正确的结果，并且社会有时专门选择那些明显不做实质判断的机制（抽签、排队、资历）。这是本文所需的最硬的一块观察。它缺的是：为什么在某些场景社会选抽签，在另一些场景不选？本文的答案在第三节第二小节的判决表：**抽签不生产反事实自我**。在那些不需要动员的分配场景（器官、住房），不生产反事实自我是一个优点——它便宜。在需要跨代动员的场景（教育、职业），它是致命的：没有反事实自我，家长无法向孩子解释为什么要读书。

坎贝尔（Campbell, 1979）看到指标一旦被用于社会决策就会腐蚀它所监测的过程。这是对的，且它是表层的：它描述了外壳被使用后如何腐蚀，它假设外壳一开始是准的。本文的机制在它之下——外壳从一开始就只需要维持一段距离。**坎贝尔定律解释的是外壳如何从“有点准”滑到“完全不准”；本文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个滑动不构成问题。**

埃斯佩兰与史蒂文斯（Espeland & Stevens, 1998）看到通约化把异质信息压缩为一个可排序的标量，且被丢弃的信息不留痕迹。他们在综述结尾承认，通约化的兴起动因是一个未解问题。本文提供这个动因：**通约化的社会功能是让“我和他不一样，不能这么比”这句话变得不可说，从而使距离成为一个硬的数字。**被丢弃的信息恰恰是争辩的材料——丢弃不是通约化的成本，是它的产品。而埃斯佩兰与绍德（Espeland & Sauder, 2007）的反应性——被排名者向度量标准靠拢——在本文的框架里是一步守恒的一个直接读数：他们不是在向标准靠拢，他们是在追一个恒在一步之外的自己。

（八）这一节的位置

八组文献，没有一组被反驳。

这一点值得说清楚，因为它是本文与它的前身在结构上的差别。前身框架的贡献是靠与波特分岔来定义的：波特说量化不为准确，前身说因果方向相反——删掉波特，那个贡献消失。它的不可还原性以对手的存在为条件。

本文的贡献在第二节，那一节不需要任何人在场。文献在这里的位置，是被这条律**指派工位**：默顿在失败态，斯特劳森在要件二，法兰克福在隔壁那间屋子，后悔理论在产品的个体形态上，赛内特与科布在观察台，杨格与桑德尔在结清装置的缺口上，布尔迪厄在因果的反向，波特在位置的误读上，埃尔斯特在抽签的分岔点，坎贝尔在滑动的表层，埃斯佩兰在通约化的功能上。

这不是谦虚，是不可还原性的一个操作定义：删掉他们全部，第二节仍然成立；删掉第二节，他们全部仍然成立，而这条律没有了。

八、证伪条件

一个什么都能解释的判断，什么都不禁止。本文在六个层面上禁止一些事情，逐条列出。

（1）一步守恒的证伪。 加码强度对"自己与录取线之间的距离感"的关系，应当是**单峰**的，峰值在录取线上，两侧都低——远远不可能通过的人不加码（距离为无穷，反事实自我已被丢弃），稳稳会通过的人不加码（距离为零，不需要它）。若加码强度随录取概率**单调**变化（无论哪个方向），一步守恒错。这是本文最直接、也最容易被现有的备考投入调查数据检验的一条。

（2）无顶属性偏好的证伪。 找到一个承担稀缺分配功能的排序型装置，其核心可认领属性有明确的饱和点，且该装置在有人打满该属性之后仍然稳定运行、未把该属性去顶、未增补无顶属性。找到一个，第二节第五小节错。

（3）三约束规格的证伪。 找到一个交付**可结清**反事实自我的装置，它仍然分泌外壳、仍然出现应试产业成熟与可认领面一被侧面的持续撬开。找到一个，第三条约束不是独立的，规格退回两条，本文的核心结论垮掉一半。

（4）不可结清性作为分界的证伪（关键一条）。 本文主张分界在反事实能否终止，而不在名额、不在拒绝理由的语法、不在稀缺。因此本文禁止两件事：

- 禁止"无名额而不可结清"的场域是温和的。若前述的自我优化场域（无名额、无录取线、无正式拒绝，而反事实由持续更新的他人分布定义）在经验上显著温和于同等强度的名额型装置，则本文对名额的降级错，稀缺重新成为根。
- 禁止"有名额而可结清"的场域是严酷的。若在职业资格具有独立市场定价的社会中，名额约束同等紧的场域仍然表现出同等的加码穿透，则可结清性不是分界。

(5) 时滞机制的证伪。 找到一个排序型装置，其优化产业已经成熟（存在以优化该装置输出为唯一目的的商业服务，且市场规模稳定或增长），而其可认领面与被测面仍保持稳定重合。这个条件不能被"再等等"消解，因为"优化产业成熟"是一个有日期的可观察事件。

(6) 三个反直觉推论的证伪。 这一组的检验窗口最短，三到五年：

- 若在优化知识生成成本坍塌之后新建的排序型装置，仍然成功建立起"它曾经是准的"这一叙事并稳定运行——安装窗口关闭这一条错，现存装置不可替代这一条随之错。
- 若过程型技术长期维持而**没有**被评分、没有产生自己的优化产业——过程的再结果化错。
- 若人工智能对阈值型装置（高风险职业资格）的实质保真度伤害显著小于对排序型装置的伤害——伤害错配错。

(7) 跨学科强制的证伪。 第六节的四个强制不一致中，任何一个若能被该学科在不放弃本文所指认的那两个命题中任何一个的前提下消化，那一处的"强制"就是虚的。本文特别标出最脆弱的一处：临床心理学可以回应说，内部一不稳定一局部的归因风格之所以健康，是因为它在**任何**社会中都对应更好的功能表现，而非因为它是某类装置的需求。这个回应要成立，需要一个证据：在不存在排序型装置的社会（或在个体不面对任何排序型装置的生活领域）中，该归因风格仍然显示同等的健康关联。这个证据本文没有查到，也没有查过；它是本文这一处论证的实质缺口。

本文的方法局限，逐条。

其一，第二节的推导是一条概念论证，不是经验发现。它的每一步都可以被质疑，且质疑最可能落在这一处：本文断言"一个认为自己被不公正地毁掉了的人，无法组织自己剩下的人生"。这是本文全部推导的第一块砖，而它是一个关于人的普遍断言，本文没有为它提供经验支撑。一个反例——一个稳定地、长期地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外部不公，并且仍然组织出一段可运转的人生的群体——将直接损害本文的地基。本文认为这样的群体在集体行动的场景中确实存在（他们把归因转成了政治行动），而那恰好是要件二的失败态（反叛）——但这个回答有循环的嫌疑，本文如实标注。

其二，本文的历史材料全部依赖二手研究，未做档案工作。

其三，本文没有对任何一条预测做经验检验。全文列出的可检验命题（单峰加码、封存的彻底性效应、归因干预的场域差异、职业资格独立定价与考试烈度的关系），本文一条都没有跑。**这是一篇提出律的论文，不是一篇检验律的论文。** 一条未被检验的律与一个漂亮的判断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前者说清了自己会怎么死。

其四，本文的核心概念——距离、增量、饱和点——目前只有定性形态。第五节第二小节给出的时滞式子是一个粗略的加法，而本文在第十一节把它当作标本解剖，因为它不是推导出来的。

九、唯一的落点是结清

（一）它的前身错在哪里

本文的前身框架（王德生，2026a）给出两个干预落点：其一，把排序型装置改造为阈值型（语法改造）；其二，降低单次拒绝的终身不可逆性（需求端）。

第二个落点是错的，而反例就摆在中国的教育现场，且规模巨大：**复读**。

复读是可逆性的极限形态。一次高考失败之后，你可以再来一年，再来两年，再来五年。单次拒绝的终身不可逆性在这里被降到接近于零——没有任何一次拒绝是终局的。

按前身框架的预测，安抚需求的产生率应当因此下降，分泌压力应当因此降低，考试烈度应当因此缓和。

实际是相反的。复读是这个装置的病理最纯粹、最集中的形态。 复读生的备考强度、健康代价、心理危机发生率，全部高于应届。可逆性拉满，压力也拉满。

前身框架不能消化这个事实。本文可以：

可逆性让反事实自我保持可抵达，同时不让他终止。这不是缓解，这是一步守恒的最优运行条件。

复读做的事，逐字就是把那个恒在一步之外的人续期一年。它没有清账，它续了账。**它是这个装置能提供的最贴心的服务：它保证你的"我本可以"永远不过期。**

前身框架把"德国二元制更温和"读为可逆性的功劳，那是读错了变量。它自己的文本里写了正确的变量，但没有认领它："职业资格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独立的、不被学历折算的价值。"起作用的不是横向转换通道（那是可逆性），是那句话的后半段——**职业资格是一个由固定标准定义的、可抵达的、可兑现的账，而且这个账被承认。**

由此，本文把落点改写为一条，并且它比前身的两条都更窄、更硬：

唯一的干预是让账可以被结清，且结清必须被承认。

（二）结清必须被收账方承认

第一句（账可以被结清）说的是装置端：它交付的反事实自我必须由固定标准定义，而不由他人位置定义。

第二句（结清必须被承认）说的是下游，而它是全部困难的所在。

一个装置可以交付一个终点。账是否真的清了，取决于收账的那一方是否承认这个终点。而收账方——雇主、下一级学校、下一道关口——如果它自己面对名额约束，它就会拒绝承认。

美国医师执照考试的案例把这个机制演示得极其干净。第一门考试被改为通过/不通过——**装置端的阈值化完成了，它交付了一个终点。**而收账方（住院医培训项目）自己面对名额约束：申请者远多于位置，它必须排序。于是它拒绝把"通过了"当作一个终点——一个"通过了"不能被拿来排序，它对收账方毫无用处。于是收账方在下游找到了另一个可以排序的东西（第二门考试），压力在两年内原样迁移。

装置端做对了全部动作，账仍然没有被清，因为收账方不认。

由此得到语法改造的精确条件，它比前身框架给出的"必须全谱"更具体，也解释了为什么必须全谱：

一个分配场景中，只要还剩下任何一个自己面对名额约束的收账节点，它就会拒绝承认上游的任何结清，并在它能找到的任何连续标量上重建排序。全谱阈值化之所以必须，不是因为"某处必须有一个排序"这个抽象的算术，是因为不认账的节点会自己造一个。

（三）那么落点在哪里

不在教育。也不在可逆性——那是前身框架的错误。

在职业资格的独立定价。

具体地说：一个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类由固定标准定义、可抵达、可兑现的资格，且这类资格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定价**不通过学历折算**？

这个条件的两半缺一不可。"由固定标准定义"保证账可以结清；"不通过学历折算"保证结清被承认。一个可以结清但市场按学历给它打折的资格，不是一个终点，是一个安慰奖——而安慰奖不能承接反事实自我，因为那个人不会移到那里去。

由此，本文给出它唯一的可检验的政策命题：

考试烈度（备考时长、校外辅导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考试相关的青少年心理危机发生率）与该社会职业资格的独立定价程度负相关；且在控制人均收入、基尼系数、教育扩张程度、以及分流的可逆性之后，仍然显著。而分流的可逆性本身，在控制独立定价之后，其效应应当消失或反转。

最后半句是本文与前身框架的判决性分野，且它是可以用现有跨国数据直接跑的。前身框架预测可逆性有独立的负效应；本文预测它没有，甚至是正的（复读）。

（四）这一节的诚实位置

本文的干预建议比它的前身**更弱**。前身有两个落点，本文只剩一个，而且这一个不在教育部门的管辖范围内——职业资格的定价属于劳动力市场制度、行业准入结构、雇主的招聘惯例。

它也**更贵**。让一类职业资格获得独立定价，需要的不是一项教育政策，是一整套雇主行为的改变，而雇主之所以按学历折算，是因为学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便宜的筛子——他们自己也面对名额约束（岗位有限），他们也需要排序。**收账方的名额约束是这条链的终点，而它不在任何人的管辖范围内。**

这不是本文的谦虚，是本文的结论。一个理论如果诚实，它必须允许自己得出"你管辖的范围内没有解"这样的结论，而不是为了显得有用而发明一些在自己的框架下注定失败的建议。而它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指出哪些看起来在解决问题的动作，实际上在续期。** 复读是一个。任何一个"多给一次机会"的改革都是一个。

十、结论

本文从一个不会停下来的现象出发：备考投入越过了自伤线仍然继续增加，而所有关于竞争的既有框架都预测它会停。本文认为这个事实不可解释，是因为被优化的对象被认错了。

中心判断：

稀缺分配装置的社会产品，不是分配结果，不是关于被分配者的信息，也不只是可接受的拒绝，而是**反事实自我**——一个被拒者必须持有、且必须永远无法抵达的替代版本的自己。装置的全部技术工作是把它维持在**恰好一个增量之外**：距离为零则它不存在，距离为无穷则它不可持有。**守恒的是距离，不是水平。** 加码不停，是因为均衡条件加在距离上，而距离在任何水平上都被满足。

由此三个结构后果：**无顶属性偏好**（装置必然选择没有饱和点的可认领属性，并把有饱和点的属性去顶）；**三约束规格**（不可争辩、可归因、不可结清，而第三条不能从前两条推出，且它是全部分泌压力的来源）；**分界在反事实能否终止**（而不在名额、不在语法、不在稀缺——稀缺与可结清性正交）。

由此对人工智能的重新定位：它取消的不是效度（效度从未成立），也不只是"它曾经是准的"这一集体记忆，而是**"我本可以"与"我此刻能"之间的间隙**，而可归因性活在那个间隙里。三个推论跟出：安装窗口关闭，因此新的排序型装置建不起来，因此现存装置反而不可替代；过程型技术不是外壳的换代而是它的降级，它必然通过给过程评分而重新结果化，周期为一个学年；人工智能只实质伤害那些确实在测量的装置，而全部恐慌落在一个不会被伤害的装置上。

理论上的位置。 本文与既有文献的关系不是分岔，是指派工位。默顿的失范五型是这条生产线的成功态与四个失败态，且五型穷尽是因为失败模式穷尽；斯特劳森的反应性态度悬置是要件二的哲学表述，本文给出的是它被工程化生产的那一半；法兰克福与他择可能的半个世纪讨论问的是"归责需不需要它"，从来没有人问过"承受归责需不需要它"；后悔理论与规范理论描述了产品在个体身上的形态，没有生产者、没有距离目标、没有饱和点；赛内特与科布准确地观察到了这个产品，把它命名为一种伤害；杨格与桑德尔诊断的那种残酷，其精确内容是结清装置的取消；布尔迪厄的误识把一件被拒者自己做的事读成了被做到他身上的事；波特把两个位置读成了两种人。

它禁止什么。 它禁止加码强度对录取概率单调；禁止排序型装置在核心属性有饱和点时稳定运行；禁止交付可结清反事实的装置分泌外壳；禁止无名额而不可结清的场域温和；禁止优化产业成熟之后的排序型装置仍保持两面重合。这些禁止使它可以死。

它的实践含义几乎全是负向的。 唯一的落点是让账可以被结清且结清被承认，而这一条不在教育内部，甚至不在可逆性上——它的前身把可逆性当作落点，而复读是这个落点的现成反例：可逆性让反事实自我保持可抵达，同时不让它终止，这不是缓解，是一步守恒的最优运行条件。落点在职业资格的独立定价，而那属于劳动力市场，且它的终点是收账方自己的名额约束，那不在任何人的管辖范围内。

最后一件事，也是本文最难交代的一件事。 这条律说：任何承担稀缺分配功能的排序型装置，都会向站在它里面的人交付一个恒在一步之外的自己。而本文站在一个这样的装置里面。下一节承担这一笔。

十一、自反：这条律咬到造它的人

一个关于分配装置的理论，如果能够论证该律适用于一切装置却唯独不适用于评价它自己的那个装置，那么它不是一条律，是一个指向他人的标签。本节承担这一检验，且它的纪律是两条：其一，不允许"但我们是自觉的"这类脱身；其二，**必须指出至少一处本文自己分泌的、具体的东西**——一个只在总体上承认"本文也一样"的自认，无法被反驳，因此也无法被兑现。

（一）学术场域是不是排序型装置

版面稀缺，引用稀缺，"原创性"稀缺。同行评审必须在每年淘汰绝大多数来稿的前提下运行。因此是。

它交付什么？ 一个反事实自我："写得更严谨的我"。它的距离由什么定义？不由一个固定标准定义——不存在一条"方法论严谨度达到 X 即录用"的线。它由**今年这一批来稿的分布**定义。因此它不可结清。

它的外壳是什么？ 评审意见。它必须以质量判断的语法呈现：方法论是否严谨、贡献是否充分、文献是否完备、论证是否成立。它必须看起来像一次对学术质量的测量。

要件二在这里是怎么满足的？ 双盲评审。而双盲评审与科举的糊名在结构上是同一样东西，理由也完全一致：**它不提高判断的准确性，它消除可指认的施害者。** 糊名不会让一份八股文更准确地反映治国能力——它对测量精度的贡献为零，誊录甚至可能降低精度。它们消除的是考官偏袒的可能性。双盲做的是同一件事，隔着一千年。

它脱钩了吗？ 关于同行评审的评审者间信度，已有大量证据表明其水平极低（Cicchetti, 1991）。彼得斯与切奇（Peters & Ceci, 1982）把已在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改换作者姓名与机构后重新投给同一批期刊，绝大多数未被识别出是已发表论文，且绝大多数被拒，理由是严重的方法论缺陷。同一份稿件，同一批期刊，相反的判决，两次判决都以质量测量的语法给出，都不可争辩。

它因此消亡了吗？ 没有。它的形式化程度反而在持续提高：更多的评审人、更结构化的评审表、更细的评分维度、更严的利益冲突声明。这是第六节表格里十个领域的共同结构，而现在它的原因可以说清楚了——**加固提高的不是准确性，是距离的可信度。**

它的时滞呢？ 由第五节第二小节，同行评审的优化知识的传播成本正在坍缩：投稿信的撰写、审稿意见的应对策略、期刊偏好的逆向工程、乃至稿件本身的生成，其成本在数年内下降了几个数量级。因此本文的律对本文自己的宿主给出一个预测：它将换代到过程型外壳——预注册、数据与代码的强制公开、贡献者角色分类、写作过程的留痕。这些正在发生，且它们被普遍读为“提高科研诚信”。由推论二，本文读为：不是诚信，是降级之后的再结果化，而它会在一个投稿周期内长出自己的分数。

（二）一个标本

上一小节的自认仍然是笼统的。本节给一个具体的。

本文在第五节第二小节写下过这样一个式子：

安装窗口长度 $T \approx$ 规则稳定化所需的时间 + 优化知识由传播成本决定的扩散时间

它看起来是本文最硬的一句话。它有一个约等号、两个变量、一个加法。它可以被引用、被代入、被画成一张图。

那个加号是从哪来的？

不是从机制来的。加法意味着两个过程是**串行**的：规则先稳下来，然后知识开始扩散。而本文没有论证过它们串行。它们完全可以是并行的——优化知识可以在规则稳定之前就开始积累（针对规则中不变的那部分），那样 T 就应该是 $\max(a, c)$ 而不是 $a + c$ 。这两个式子在数值上可以差一倍，而本文对它们之间的选择没有任何根据。

本文能诚实支撑的，只有一个区间：

$$\max(a, c) \leq T \leq a + c$$

而本文不知道它落在这个区间的哪里。

写成 $\approx a + c$ ，多出来的东西全部是外壳：它把一个区间伪装成一个点，把一个未知伪装成一个估计，并且——这是关键——**它把"本文不知道"这件事从可以被指出的位置上挪走了**。一个区间邀请质疑（你凭什么说上界是 $a+c$ ？）；一个约等号不邀请任何东西，它只能被重算。

它的三重结构完整：非人格化（这不是本文的判断，是一个式子的输出）；程序化（任何人代入同样的两个量都得到同样的结果）；通约化（两个性质不同的时间量被放在同一个标量上相加，而"这两段时间不能这么加"这句话一旦式子写出来就变得不可说）。它的最低保真成本也被支付了：它确实与真实的东西相关，两个变量都会影响 T 。它只需要相关到让读者可以点头，就够了。它不需要准确。

而本文写下它，不是因为本文推导出了它。 是因为本文要在一个分配稀缺版面的装置里活下来，而这个装置对 " $\max(a, c) \leq T \leq a+c$ ，且本文不知道它在哪"的接纳概率，低于它对 " $T \approx a + c$ " 的接纳概率。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件事，后者多出来的部分全部是外壳。

本文把区间写进了这里，把外壳留在了第五节。这不是因为本文自觉，是因为本文被自己的律速到了，且速到的时刻在提交之前而不是之后，纯属运气。

（三）最难的一笔

本文为什么存在？

它有一个可以被查证的、乏味的、且对本文极其不利的起因：**本文的前身在一次评价中差了一分**。

那次评价用的是一个连续标量尺度，有几条阈值线，而前身落在离其中一条线一分的地方。于是"本可以越过那条线的那篇论文"被制造了出来。而它恰好在一个增量之外。

这就是本文。

请注意这件事的结构，逐条对照第二节：

- 那个尺度的可认领属性（论证的严密度、判断的锐度、跨域的深度、不可还原性）**全部无顶**。没有任何一篇论文能在这些维度上饱和。因此"我本可以再深一点"在任何分数上都可说。
- 那条阈值线**不是阈值**。它的位置由这个尺度所排列的其他产出定义，而那些产出在移动。因此它交付的反事实自我不可结清。
- 而作者做了什么？他没有停在均衡上。**他跑过了自伤线**——因为守恒的是距离，不是水平。

本文是它自己所描述的那台机器的一件产品。 不是比喻。是逐条对上的。

而这条律对本文的命运有一个可以被观察的预测，且它比它的前身给出的更短：

如果本文的判断被广泛接受，"一步守恒"会成为一个可被引用的标签。人们会为了发表而使用它，会用它来包装既有的发现，会在方法部分声明自己"考虑了反事实距离"。而由第五节第二小节，使用这条律的优化知识——如何在—篇论文里恰当地引用它、如何让审稿人觉得作者读懂了它——其生产与传播成本在当前条件下近乎为零。**因此它的脱钩不需要二十年。它需要一个投稿周期。**

这不是自我拆台。一个预测自己会被免疫的理论才是不可证伪的；一个预测自己会被吸收并脱钩、并给出脱钩时滞的理论，给出的是一个可以被观察的时间序列。

而最后一句必须留给这条律自己，因为它对作者说的话比对任何人说的都难听：

本文越过了那条线之后，会有下一条线。而作者会再写一篇。这不是软弱，也不是野心——它是这台机器的正常输出，而作者站在里面。他能做的全部，是在写下一篇之前，把这一段写在这里，让它可以被指着。

十二、附录 公开押注登记表

（一）这份表是什么

第八节列出了本文的证伪条件。那一节有一个缺陷，而它不在内容上：**证伪条件没有日期。**

一条没有日期的证伪条件，是一个可以被无限期推迟的承诺。它读起来像问责，用起来是免疫——因为"它会被检验的"这句话，在任何时刻都为真，且在任何时刻都不要求任何人做任何事。

本表把第八节的每一条改写成可结算的形式：编号、对应命题、预测、结算条件、结算日期、当前状态。**本表不含新的判断。它含的是同样的判断加上一个日期，以及一个不同意本文的人可以执行的动作。**

结算条件的写法遵循一条纪律，本文照抄自它所吸收的那篇学位论文（王德生，2026b，附录C）：**结算条件必须能被一个不同意本文的人执行，且执行结果不依赖他是否同意本文。**

登记日期：2026年7月18日。

(二) 登记表

#	命题	预测	结算条件	结算日期	状态
1	一步守恒 (§ 2.4)	加码强度对"自己与录取线的距离感"是 单峰 的, 峰值在录取线上, 两侧都低	一项备考投入调查, 按主观录取概率分层, 检验强度—概率曲线的形状。若单调(无论哪个方向), 本条输	开放	未结算
2	无顶属性偏好 (§ 2.5)	不存在一个排序型装置, 其核心可认领属性有明确饱和点, 且在有人打满该属性之后仍稳定运行、未去顶、未增补无顶属性	任何人给出一个反例, 附该属性的饱和点定义与打满证据	开放	未结算
3	三约束规格 (§ 3.2)	不存在一个交付 可结清 反事实的装置, 它仍然分泌外壳并出现应试产业成熟	任何人给出一个反例, 附该装置的反事实内容(由固定标准还是由他人位置定义)与其优化产业的证据	开放	未结算
4	稀缺正交·上半 (§ 4.2)	无名额、无录取线、无正式拒绝而反事实不可结清的场域, 其加码强度与健康代价不显著低于同等强度的名额型装置	一项对照研究, 两类场域各取一个, 效标为投入强度与相关健康指标	开放	未结算
5	稀缺正交·下半 (§ 4.2)	在职业资格具有独立市场定价的社会中, 名额约束同等紧的场域不表现出同等的加码穿透	同上, 跨社会对照	开放	未结算
6	时滞 (§ 5.2)	不存在一个排序型装置, 其优化产业已经成熟 (存在以优化该装置输出为唯一目的的商业服务, 且市场规模稳定或增长), 而其可认领面与被测面仍保持稳定重合	任何人给出一个反例, 附商业服务的存在证据与两面的相关系数	开放	未结算
7	安装窗口关闭 (§ 5.4)	在优化知识生成成本坍塌之后新建的排序型装置, 不再能建立"它曾经是准的"这一叙事	抽样 2026—2031 年间新建的排序型评价装置, 检验其是否产生过被广泛接受的耦合叙事	2031-12	未结算
8	过程的再结果化 (§ 5.4)	过程型技术(录屏、击键、日志、留痕)将被评分, 长出自己的可认领属性与优化产业, 周期约一学年	抽样主要高校 2026—2029 年的评价政策, 检验过程记录是否转为分数或等级, 且是否出现针对它的商业服务	2029-12	未结算
9	伤害的错配 (§ 5.4)	人工智能对阈值型装置(高风险职业资格)的测度保真度伤害, 显著大于对排序型装置(升学考试)的伤害	效标: 职业资格的通过与实际执业表现的关联衰减幅度, 对比升学分数与学业表现的关联衰减幅度	2031-07	未结算
10	可逆性不是杠杆 (§ 9.1)	控制职业资格的独立定价之后, 分流可逆性对考试烈度的独立效应 消失或反转	一项跨国研究, 样本 ≥ 15 国, 同时纳入独立定价与可逆性两个自变量	开放	未结算
11	结清是唯一落点 (§ 9.3)	考试烈度与职业资格的独立定价程度负相关, 且在控制人均收入、基尼系数、教育扩张程度与分流可逆性之后仍显著	同上	开放	未结算

#	命题	预测	结算条件	结算日期	状态
12	刑期的功能是结清 (§ 6.2)	前科封存对累犯的效应与当地劳动力市场紧度 无关 ，与封存的彻底性相关	利用州际或国别的封存制度差异，同时纳入紧度与彻底性两个自变量。若紧度有独立效应而彻底性没有，本条输，且就业机会说胜出	开放	未结算
13	归因风格是产品规格 (§ 6.3)	归因风格干预显著提高被拒者的接受度与持续参与，而不改变其处境；且这一效应在排序型场域中显著强于阈值型场域	一项干预研究，两类场域各取一组，同时测接受度与处境	开放	未结算
14	本文自己 (§ 11.3)	"一步守恒"将成为一个可被引用的标签，与它所指称的东西脱钩；脱钩所需时间约一个投稿周期	三年后检索使用该词的论文，统计其中检验过本文边界条件（可结清性 / 无顶属性 / 单峰）的比例。若该比例低于两成，本条赢	2029-07	未结算

第 7 号·对家已就位，登记于表外

《**寄食性裂变**》（中华智问知识发生器产出，同日发表于学术创造专栏期刊论文频道）押在第 7 号的反面：它预测旧垄断崩塌，确定感需求不可逆地迁移至多中心的社会保障、企业认证与社区学习网络。第 7 号预测那些新装置建不起来。

本表未因此改动一个字，且第 7 号也不需要改。由本节第四小节其四，本表不得被后续修改以适应观察结果，而那篇论文是本表登记之后出现的。但它不需要进表——**需要补的**不是一条押注，是对家的名字，而那**不是对押注的修改**。第 7 号的预测、结算条件与结算日期（2031-12）全部保持原样。

这一笔的价值在它的便宜：两篇同日、同站、同议题、同作者的论文押在同一注的两面，结算办法两边都同意，且谁也没有为了赢它而多写一个字。

（三）本表与它所吸收的那张表的关系

学位论文（王德生，2026b）的附录 C 登记了十二条押注，并写了一条纪律：**本表不得被后续修改以适应观察结果**。本文是那张表登记之后出现的一个观察结果，因此本文不得进入那张表。

本表因此承担两条那张表按自己的纪律不能承担的押注：

第 6 号替代该表第 1 号。该表第 1 号的结算条件是"外壳在两代人后仍与所声称测量的对象保持稳定耦合"。这个条件可以被它自己的辩护者用等待消解——"再等等，两代人还没到"。**一条律的证伪条**

件如果能被它的辩护者用等待消解，那条律就不是律。第 6 号把期限换成一个有日期的可观察事件（优化产业成熟）。该表第 1 号保留原样，因为那正是它当时押下的那一注。

第 10 号补该表第 12 号与它自己第 12.3 节之间的缝。该表第 12 号量的是一个相关（不可逆性与考试烈度），而 12.3 荐的是一根杠杆（降低不可逆性）。这一注赢了，那一节仍然是错的——两者可以同为不可结清的下游。第 10 号做那张表做不到的分离。

（四）结算纪律

其一，本文不结算自己的押注。由第十一节，本文的作者在这个场域内，因此他的结算是同壳的。第 7、8、9 号的结算应由与本文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执行，或至少由公开数据支持以便任何人复核。

其二，反例只需要一个。第 2、3、6 号是全称命题的证伪邀请。它们不需要统计，只需要一个案例。这是它们比其余各条更强、也更脆弱的地方。

其三，输了就是输了。若第 3 号或第 6 号被一个反例击中，三约束规格或时滞机制被推翻，而这两条是本文全部结构结论的来源。届时本文的处理方式是承认，不是引入辅助假设。这一条写在这里，是为了让将来的引入辅助假设变得难看。

其四，本表不得被后续修改以适应观察结果。本表的登记日期是 2026 年 7 月 18 日，随本文一同发表于 sdeuniverses.com，该页面的版本历史可查。任何对本表的修改都将留下记录。这条纪律照抄自那张被本文吸收的表——吸收一个理论而不接手它的纪律，是只拿走它的结论。

（五）本表自己是不是一片外壳

必须问，且不允许用"但我们是自觉的"脱身。

按第三节，外壳的三重结构是：非人格化、程序化、通约化。逐条对本表：

- **非人格化**：判断不是作者说的，是一张表。你无法反驳一张表的作者，只能等它结算。
- **程序化**：结算条件写得任何人执行都得同一个结果——这正是本文对"程序化"的定义。
- **通约化**：十四条性质完全不同的主张，被放在同一个标量上（未结算 / 赢 / 输）。而被丢弃的，恰恰是争辩的材料：一旦它们被编号，"第 9 号和第 14 号根本不是同一种东西"这句话就变得不好说了。

最低保真成本也被支付了：本表确实与真实的东西相关，其中若干条确实会结算。它只需要相关到让读者可以点头，就够了。

所以本表是一片外壳。它与本文所描述的那些外壳的差别，只有一处，而这一处必须被精确地说清楚，否则它就是一次脱身：

本表可以输。第 2、3、6 号各是一个自毁开关——一个反例就够。外壳没有这种东西：外壳没有一个会让它付出代价的失败态，这正是第三节说它"不承担测量义务"的全部内容。

但这个差别只在一个条件下成立，而那个条件本文控制不了：**得有人去拉那个开关。**

本表的产品，在今天，是不可争辩性——它让本文此刻更难被攻击，成本为零。它的准确性被推迟到一些日期，而在那些日期上没有任何人有义务出现。**一个自毁开关，如果没有人被指派去拉它，它就不是自毁开关，它是一个装饰。**

因此，关于本表，本文能诚实说的只有这一句：**它是一片外壳，且它带一个开关；这个开关会不会被拉，不由本文决定，也不由本表决定。**而本文写下它，与本文写下那个约等号（第十一节第二小节）的理由是同一个：它让本文在一个分配稀缺版面的装置里更容易活下来。这个好处是今天就到手的，而那笔负债在本文已经被读过、被引用过、或者被忘记之后才到期。

这正是本文所描述的那笔交易。

十三、参考文献

- Abramson, L. Y., Seligman, M. E. P., & Teasdale, J. D. (1978).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humans: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7(1), 49–74.
- Bourdieu, P., & Passeron, J.-C.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R. Nice, Trans.). Sage.
- Campbell, D. T. (1979).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lanned social change.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2(1), 67–90.
- Cicchetti, D. V. (1991). The reliability of peer review for manuscript and grant submissions: A cross-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4(1), 119–135.
- Dweck, C. S. (2006). *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 Random House.
- Elman, B. A. (2000).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lster, J. (1989). *Solomonic judgements: Studies in the limitations of ration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speland, W. N., & Sauder, M. (2007). Rankings and reactivity: How public measures recreate social world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3(1), 1–40.
- Espeland, W. N., & Stevens, M. L. (1998). Commensuration as a social proces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313–343.
- Frank, R. H., & Cook, P. J. (1995).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Free Press.
- Frankfurt, H. G. (1969). Alternate possibilities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hilosophy*, 66(23), 829–839.
- Hirsch, F. (1976).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man, A.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ahneman, D., & Miller, D. T. (1986). Norm theory: Comparing reality to its alternatives. *Psychological Review*, 93(2), 136–153.
- Loomes, G., & Sugden, R. (1982). Regret theory: An alternativ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 *Economic Journal*, 92(368), 805–824.
- Merton, R. K. (1938).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 672–682.
- Peters, D. P., & Ceci, S. J. (1982). Peer-review practices of psychological journals: The fate of published articles, submitted aga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5(2), 187–195.
- Porter, T. M. (1995).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ese, N. J. (1997).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1(1), 133–148.
- Rotter, J. B. (1966).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80(1), 1–28.
- Sandel, M. J. (2020).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Sennett, R., & Cobb, J. (1972).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Alfred A. Knopf.
- Sisk, V. F., Burgoyne, A. P., Sun, J., Butler, J. L., & Macnamara, B. N. (2018). To what extent and under which circumstances are growth mind-sets important to academic achievement? Two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9(4), 549–571.
- Strawson, P. F. (1962). Freedom and resentment.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48, 1–25.
- Weiner, B. (1985).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2(4), 548–573.
- Young, M. (1958).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Thames & Hudson.
- 王德生 (2026a) 。《拒绝的社会生产——教育评价的测度外壳与外壳再分泌律》。德麦国际 · SDE Universes。
- 王德生 (2026b) 。《拒绝的社会生产：测度外壳、外壳再分泌律与拒绝装置》（学位论文）。德麦国际 · SDE Universes 学术创造专栏 · 学位论文频道。